

為所在。汝今荒錯，何須至巷狂有所說。所至之家皆言死亡，形神疲倦，所求不剋，便還歸家。抱小小兒至世尊所，頭面禮足，白佛言：「受勅入城家家乞火，皆言死喪，是故空還。」佛告

孤母：「夫人處世，有四事因緣不可久保。何謂為四？一者常必無常，二者富貴必貧賤，三者合會必別離，四者強健必當死。趣死向死，為死所牽，無免此患。」佛告孤母：「汝今何為不自憂慮，何不廣施持戒，修齋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任力堪能給施孤窮、沙門、婆羅門，遠行久住，暫停止者，果獲其福，不可計量。」孤母白佛言：「我今愛子入骨徹髓，為彼子故，不惜身命。爾時世尊欲化彼人，令得開悟，即化作四大火坑，圍繞孤母之身。火氣逼身，以兒自障，兒復呼喚，不堪火痛。佛語孤母：『汝向自陳愛子情重，入骨徹髓，寧自喪身不使子亡。』火氣逼已，酸痛難堪。但當自受以子障乎？人間微火，蓋不足言。地獄火，然痛苦無量。畜生愚惑，懷癡為苦。餓鬼福，渺以飢為苦。能自利者，乃得行道。修諸善本，分檀布施，持戒忍辱，不生地獄。畜生餓鬼受諸苦惱，受天人福，漸近泥洹。時彼孤母聞佛所說極深之法，還自思惟，內心懇責，厭患恩愛，除去想著，便念世間不可樂想。思惟分別五盛陰苦，即於佛前諸塵垢盡，得法眼淨。成須陀洹。爾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本末，為後眾生開演法門，便於大眾而說此偈：
常者皆盡，高者亦墮，合會有離，生者有死，眾相相剋，以喪其命，隨行所墮，自受殃福，一切眾生，蝸飛蠕動，蚊行喘息，有形之類，皆

歸磨滅，無免死患。隨行所造而受其報。為善受福，惡則禍隨。如影隨形，有何可免。以此因緣，故說此偈耳。
惡行入地獄

修善則生天

若修善道者，無漏入泥洹

昔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時彼城中疫氣災害，毒出縱橫，人民死亡不可稱限。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諸行惡者死入地獄，復有比丘厭患生死，觀此四大無可貪慕，臭穢難近，便入無餘泥洹。而般泥洹，爾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本末，為後眾生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時諸大會聞佛所說，皆發無上正真道意。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

無有地方所，脫止不受死

昔者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所，時有梵志兄弟四人，各得五通，自知命促，近在無遠。却後七日，皆當命終。思共議言：「我等弟兄五通，通達以己神力，翻覆天地，現身極大，手捫日月，移山住流，無所不辦，寧當不能避此難耶？」第一兄曰：「吾入大海，上下平等，正處中間，無常殺鬼，安知我處。」第二弟言：「吾入須彌山腹中間，還合其表，使無際現，無常殺鬼，焉知我處。」第三弟言：「吾處虛空，隱形無跡，無常殺鬼，安知我處。」第四弟言：「吾當隱大市之中，眾人猥鬧，各不相識，無常殺鬼，趣得一人，何必取吾。四人議訖，相將辭王。吾等計算餘命七日，各欲逃走，欲求多福。」王尋告曰：「善進其德，於是別去，各適所至。七日期滿，各從其處而皆命終。處虛空者，猶如熟菓自然凋落。市守白王：「有一梵志卒死市中，王乃醒悟，禍災無常。」

四人避對一人已死，其餘三人豈得免乎。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知四梵志避無常對，各求度世，免濟其難。然其宿命終不可避。以此因緣，尋究本末，欲使後世人示其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爾時世尊在大眾中而說此偈：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

無有地方所，脫止不受死

老見苦痛，死則意去，樂家縛獄，貪世不斷。昔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眾多比丘白世尊曰：「如來今日為觀何義，有何事故，捨人間之樂，極世之美，出家學道。爾時世尊與諸比丘廣演生經，汝等諦聽，善思念之。戢在心懷。吾今當說極微之法。諸比丘對曰：「願樂欲聞。」世尊告曰：「爾時世尊廣與比丘生經。比丘當知，父真淨王，敕諸臣佐，吾今欲出後園觀看。可速嚴駕羽寶之車。爾時臣佐至真淨王所，而白王曰：「太子欲出後園觀看，被敕嚴駕羽寶之車。時王聞此語，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告臣佐曰：「聽太子出後園遊觀，或能除去愁憂亂想，即自嚴駕集諸大眾三十部軍，左右翼從各十五部，除前後導引。比丘：我時至後園觀看，見有老人形衰色變，皮緩面皺，拄杖呻吟，氣力枯竭。時問御者：「斯是何人，形衰色變，乃至於斯。」御者報曰：「此是老人。太子問曰：「何謂為老。」御者報曰：「所謂老者，形衰年邁，伺命旦夕，衰耗之法，漸近死趣。故謂為老。我時比丘復問御者：「吾亦當復有此衰耶。」御者報曰：「尊及人天皆有斯患，無免此者。時我自念，夫人受形皆有此患，貧賤富貴皆當有此，便

敕御者迴車歸宮。清淨自守，思惟道德。時真淨王問彼御者：「太子出遊，觀看得遂意乎？」御者曰：「太子出遊，竟不至園。王問御者曰：『以何因緣不至園？』觀御者報王：『太子出遊中道，見老人形變色衰，憂思而還。時真淨王得此罔然。』吾先有教令，敕語街巷，諸有不淨穢污之物，無令太子見之。若有犯者，左右前後當誅七家。即遣尋究，而無有家，所以然者，以其淨居天所化故也。時我比丘復作是念：『衰老年邁，非適今有人出胞胎，已受形分，則有衰老及出胞胎行步出入，年盛力壯，漸微轉衰，皆由此患。』時我比丘竊說偈曰：『少時意盛壯，

為老所見逼。形衰極枯槁，氣竭憑杖行。

是時比丘吾出遊，觀先見此變，如是數日復告御者。吾欲出遊，至後園觀，速疾嚴駕羽寶之車。爾時御者至真淨王所，而白王曰：『太子欲出後園觀看，被敕嚴駕羽寶之車。王聞此語，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告臣佐曰：『聽太子出後園遊觀，或能除去愁憂亂想。』即自嚴駕集諸大眾三十部軍，左右翼從各十五部，除前後導引比丘。我時至後園觀看，見有病人形羸，吐逆臥大小便，蠅嚼其身，水腹痿黃，臭穢難近。時我比丘問彼御者：『斯是何人？』御者對曰：『病人也。』何謂為病？對曰：『病者風差火錯，心無歡樂，眾疹集聚，食則不消，惡聞人聲，故謂為病。』時我問彼御者：『吾亦當復有此患耶？』御者報曰：『尊及人天亦有此病。』時我比丘復作是念：『夫人受形不免此患，至園觀看，竟何求乎？』即敕御者迴車歸宮，靜寂自修，欲除其患。時真淨

王問彼御者：「太子出遊後園觀看，為適意乎？」御者報曰：「太子出遊，竟不至園。王問御者：『以何因緣不至園？』觀御者報王：『太子出遊中道，見病人形羸，吐逆臥大小便，蠅嚼其身，水腹痿黃，臭穢難近。』時真淨王得此罔然。吾先有教令，敕語街巷，諸有不淨穢污之物，無令太子見之。若有犯者，左右前後當誅七家。即遣尋究，無有家聚，所以然者，以其淨居天所化故。時我比丘復作是念：『夫人受形必有此病。』古來有是非適今也。時真淨王便作是念：『太子出遊所見瑞應，憂念世間必不樂家，會當出學。』吾今當倍彼直衛侍護，左側娛樂，其志復經數日，敕告御者：『吾欲出遊觀看，速疾嚴駕羽寶之車。』王聞此語，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告臣佐曰：『聽太子出後園遊觀，或能除去愁憂亂想。』即自嚴駕集諸大眾三十部軍，左右翼從各十五部，除前後導引。我時比丘至後園觀看，見有死人，宗族五親散髮蓬頭，呼天扣地，圍繞啼哭。時我比丘問彼御者：『斯是何人？』宗族五親散髮蓬頭，呼天扣地，圍繞啼哭。御者報曰：『死人也。』問曰：『何謂為死？』御者報曰：『所謂死人，恩愛已離，無復命根，妻子五親永與世別。風逝火滅，水消土散，各在異處，魂神遷轉，形如乾木，無所覺知。』故曰死也。我時比丘問彼御者：『吾亦當復有此死耶？』御者報曰：『尊及人天皆有此患，無有免者。』時我比丘復作是念：『夫人處世不免此患，至後園觀看，竟何求乎？』即敕御者迴車歸宮，靜寂自修，欲除其患。時真淨王問彼御者曰：『太子出遊後園觀看，為何

適意乎？御者報曰：『太子出遊，竟不至園，中道見死人。於是便還。』時真淨王得此罔然。吾先有教令，敕語街巷，諸有不淨穢污之物，無令太子見之。若有犯者，左右前後當誅七家。即遣尋究，而無有家，所以然者，以其淨居天所化故也。時我比丘便作是念：『咄！老病死無免之者。』吾今宜可善求巧便，出家學道。時我比丘，即捨家出，求無上道，成最正覺。今得為佛，度脫萬民，皆由積行無戀慕心。今我出現，自致正覺。爾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本末，為將來眾生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爾時世尊在大眾中而說此偈：『老者苦痛，死則意去，樂家縛獄，貪世不斷。』

諸比丘聞佛所說，踊躍歡喜，即從坐起，禮佛而去。

老則形變，喻如故車。法能除苦，宜以力學。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眾多比丘白世尊曰：『如來今日年已耆老，肌膚舒緩，不與常同。』佛告比丘：『如是如是，如汝所言。我年已老，設當持戒梵行。比丘以如來身安處高床，周行四海，雖與恭敬以報重恩，然我本修無憍慢心，自證成佛。吾不說是老則形變，喻如故車。所謂故車者，王家所造，或以金銀刻鏤作車，或水精琉璃雜廁其間，經年積歲，猶有朽敗。況四大身筋纏血澆，眾事合集，乃成此形。父母所造，十月懷抱，推溫去濕，隨時瞻視，乃名為人。唯有明智能除此苦，以法自將訓誨，未悟加以權化，應適無方，宜以力學。稱佛世尊，誘導之言，以無論諂濁除妄見，不

犯身口意行，以第一義充飽一切，將育眾生行不漏失無懼畏者，謂佛世尊如來弟子，教訓弟子以禁防非，爾時世尊知彼內心有所趣向，尋究本末，亦與後世眾生示現大明，使正法久存於世，在大眾中便說此偈。

老則形變，喻如故車，法能除苦，宜以力學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作禮而去。

咄嗟老至，色變作耄，少時如意，老見蹈藉，昔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爾時尊者阿難著衣正服，偏露右臂，長跪叉手，白佛言：世尊，今觀如來形變，色微諸根舒緩，形狀轉朽，眼根耳鼻舌身諸根不與常同，佛告阿難：如是如是，如汝所言，所謂老者，能使極妙殊特之容變為異色，諸根具滿，能使缺漏與病結伴與死並流，色力豪貴，財富盈溢，能使闕減身體平正，內理充滿，能使僂步憑杖而行，髮如紺青，亦如蜜王，猶如純黑，能使變白髮落不住，眼如牛眸，白黑分明，能使目中生膚，眈眈如油，光晃昱照，能使面皺狀如皮焦，齒如白珂，亦如白雪，新穀牛乳，如烏賊魚，絕白胞滿，上下齊平，觀無厭足，能使凋落虫齧疼痛，取要言之，於捷沓和，阿須倫，迦留羅，甄陀羅，摩休，勒人及非人，能使衰耗無少壯心痛中之苦，莫甚於老，是故說曰：咄嗟老至，色變作耄，少時如意，老見蹈藉，如來世尊以三十二相而自纏絡，八十種好莊嚴其身，圓光七尺，無冥不照，八種音聲，遠震十方，猶為老病所見，蹈藉，況處凡夫，得免此乎？以此因緣，尋究本末，為後眾生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

存於世，於大眾中故說斯偈。

◎出曜經卷第一

出曜經卷第三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無常品下

雖壽百歲，亦死過去，為老所壓，病條至際，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為天人龍鬼眾神之類，廣演法教，時國王波斯匿母，年過百二十卒，得重病，非醫藥所療，神祇不能救，不經日夜，遂使命終，王及大臣如法葬送，油酥華香，事事供養，安措神廟，給人瞻守，葬送已訖，還過佛所，如故王法，除去五飾，前禮佛足，佛命令坐而問之曰：王所從來，衣服塵土，形變色異，何所施設，乃至於斯？王白佛言：國大夫，人年過百二十，間得重病，奄忽無常，向送靈柩，殯葬始訖，今還城池，過觀世尊，佛三達智知而問曰：云何大王，夫人生世，有不死者乎？王白佛言：人生於世，無有不死，佛告王曰：自古迄今，大畏有五，不可得避，應老之法，欲使不老，者此不可得，應病之法，欲使不病，此不可得，應死之法，欲使不死，此不可得，應磨滅之法，欲使不磨滅，此不可得，應盡之法，欲使不盡，此不可得，是謂大王，此五不可得法，不與人期，萬物無常，難得久居，一日過去，人命亦然，如五江流，晝夜不息，人命駛疾，亦復如是，爾時世尊，漸與波斯匿王說微妙法，論講不退轉要，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

淨想漏為大患，大王當知，生則老至，病無光澤，合會必離，是世常法，如電歷日，擊石現火，人命劇是，有何可樂，衰變之法，欲使久存者，此事不然，爾時世尊，以此因緣，尋究本末，為後眾生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爾時世尊在大眾中與波斯匿王而說斯偈。

雖壽百歲，亦死過去，為老所壓，病條至際，佛告大王，世皆有是無長存者，皆當歸死，無有脫者，古者國王，諸佛真人，五通仙士，亦皆過去，無能住者，空為悲戀，亡者為福，不憊，福追魂靈，如餉田夫，王由此緣，廣設福業，福祐助人，如憑強杖，佛說此已，王及四輩諸來會者，莫不歡喜，忘憂除患，燿然啟悟，尋從坐起，遶佛三匝作禮而去。

是日已過，命則隨滅，如少水魚，斯有何樂，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南大海卒，涌大洑，越海境界，有三大魚，隨上流處，在淺水，自相謂言：我等二魚，處在厄地，漫水未減，宜可逆上，還歸大海，有礙水舟，不得越過，第一魚者，盡其力，勢跳舟，越過，第二魚者，復得憑草，越度，第三魚者，氣力消竭，為獵者所得，時獵者便說此偈：第一慮未然，必當被傷害，憑草計現在，彼命得脫死，二魚俱得免，以濟危脆命，愚守少水池，受困於獵者，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彼三魚，逐洑波，二魚得濟，一魚受困，復見獵者而作，斯頌，因此緣，本尋究根原，為後眾生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即集大眾說斯頌曰：是日已過，命則隨滅，如少水魚，斯有何樂。

所謂是日已過者。或剎利婆羅門長者居士。若復少壯盛年老邁。俱同此日共有損減之逝。晝夜不停。命變形羸氣衰力竭。速迅於彼。如少水魚者。或為虛空飛鳥。鸛河白鶻。鸛雀。青鶴。水鳥黑鷄。亦為世人男女獵師。羅網捕取。鈎餌懸涼。處在淺水。一命萬慮。受形於水。喪命在水。眾苦難尋。有何可樂。是故說曰。如少水魚斯有何樂。

逝者不還。晝夜勲力。魚被熾然。生苦死厄。昔佛在摩竭國界善勝道場。集諸修行之士。處高山者。或在深窟隱形不出。然彼行人。隨時行道。瞻相時氣。春節以至。觀諸樹木。悉皆蓓蕾。色如水精。漸轉敷花。復見溝澗水流澄靜。無聲響。時彼行人。心則念言。時不假借。萬物並生。爾時行人下山詣村。家家乞食。見諸男女飲食歡醺。共相娛樂。行人問曰。斯是何人。前人對曰。某村某家姓號如是。某家子者。某父所生。時修行人復自念曰。今此內物。悉皆孚乳。知其萬物日滋日長。還入深山靜默。自修。復至秋節。下山詣村。人間乞食。見諸樹木。漸皆凋落。霜雪加被。葉落凝凍。復見溝澗水竭枯涸。指刺不更。時修行人內自忖度。今外萬物皆悉凋落。時不再鮮。華不重茂。誠哉斯言。復見人間村落城郭。男女大小共相携抱。散頭垂髮。椎胸自擗。高聲啼哭。不能自止。時修行人問彼人曰。此是何人。哀號啼哭。乃至於斯。某村某家兒亡女死。或父母終。是故村落號悲如是。行人聞已。而自思惟。今此內物亦復凋落。已知內外衰耗。法至。即還深山。

內自校計。結跏趺坐。或坐繩床。或坐樹下。專心定意。不興亂想。觀內外性實。皆無常。便與日轉不停。住想云。何為日轉。計春至秋。至歲計歲。至月計月至半月。計半月至日數。計日數。至時計時。至晝夜。計晝夜。至動轉。計動轉。至出入息。計出入息。至盡無餘。以至於盡。方知盡空。萬物無有。已知無有。則知何起。本滅亦無跡。或時行人。行起有蹤。滅無有跡。方自覺悟。憶如來一切無常。亦無窟窟。有時行人。觀察前行。積時累日。乃得消滅。復憶佛語。如來亦說無常者苦也。時修行人內自忖度。生死如是。誰肯樂者。心已厭患。不染四流。願於泥洹。速取滅度。或於中間。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果阿羅漢。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彼行人。處在深山。精勤學道。不斷聖族。因此緣本。尋究根源。為後眾生。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即集大眾。而說斯偈。

逝者不還。盡欲勲力。魚被熾然。生苦死厄。人名如日夜。或住或周行。猶如駛流河。往而不復反。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諸佛世尊。凡常說法。相時相宜。觀察人意。或有眾生。計身是常。昨五陰身。今日不異。愚者。意迷謂陰不衰。猶河逝駛。前非後流。後非前流。去者永逝。來者不停。人亦如是。前行非後行。後行非前行。造功德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觀四大身。以譬流河。分別思惟。至無漏境。優婆塞。優婆夷。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果。比丘比丘尼。得阿羅漢。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

瑕穢。見彼四部眾。分別五陰成敗。所趣。爾時世尊。尋究本末。為後眾生。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爾時世尊。集於大眾。而說頌曰。人名如日夜。或住或周行。猶如駛流河。往而不復反。四部之眾。聞佛所說。歡喜而去。老則色衰。所病自壞。形敗腐朽。命終其然。昔佛在毘舍離城。彌猴池側。普集講堂。所佛告諸比丘。或有眾生。自怙盛壯。力無儔匹。或恃無病。自保康寧。或恃財富。生業無量。或恃豪貴。宗族成就。或有老者。集在眾中。為人所毀。稱為棄物。爾時世尊。觀察其人心。有是非。欲使眾人。改往修來。故說斯頌。時毘舍離諸童子。等聞此教。誠或起無常無我之想。或起不淨止觀之心。或念安般守意。頂法。煖法。忍法。世間第一法。或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或有興發。求無上道。或有求辟支佛。阿羅漢道。爾時世尊。以此一偈。化毘舍離無數童子。以此因緣。尋究本末。為後世人。現其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即於大眾。而說頌曰。老則色衰。所病自壞。形敗腐朽。命終其然。

時諸童子。聞佛所說。作禮而去。是身不久。還歸於地。神識已離。骨幹獨存。昔佛在毘舍離甘梨園中。爾時阿梵和利。自怙色貌。與世無雙。進過人貌。退及天形。形範端嚴。視無厭足。然家裏財富。不可稱限。饒財多寶。七珍備足。時阿梵和利。嚴飾羽寶之車。自嚴莊校飾。沐浴澡洗。香華芬薰。往至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住。是時眾多。比丘欲愛未斷。

在凡夫地見阿梵和利來至佛所皆興愛欲

起不淨想佛知其意即告之曰云何比丘阿梵和利者受四大形臭處穢污無一可貪比丘當知此阿梵和利如是不久當臥好高廣床上衣裳芬薰價直一億於彼床上忽然命終昇詣塚壙取耶旬之時諸比丘聞之愕然無常迅急不避老少此人形貌世之希有受如是形便當棄捐在于塚間爾時世尊以此因緣尋究本末為後世人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即於眾中而說頌曰其中四部眾聞此教誡或起無常無我之想或起不淨止觀之心或念安般守意頂法煖法忍法世間第一法或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或有興發求無上道或有求辟支佛阿羅漢道爾時世尊以此一偈化毘舍離無數童子以此因緣而說頌曰是身不久還歸於地神識已離骨幹獨存時諸大眾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是身何用 恒漏臭處 為病所困 有老死患 昔佛在迦維羅國尼拘類園中彼國人民恒自恃怙豪族富貴驅力強壯所行自由誇無儔匹彼有一人族姓最強身生瘡痍膿血流溢晝夜不息臭穢不淨見皆掩鼻疼痛痛苦惱眾人見者無不厭患佛知其心而告之曰夫人受身四大一類六門流溢與彼不異一切人身患苦之室安止苦惱憂畏萬端時諸釋種聞佛教戒或起無常無我之想或起不淨止觀之心或念安般守意頂法煖法忍法世間第一法或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或有興發求無上道或求辟支佛道阿羅漢道爾時

世尊以此一偈化彼釋種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有一長者請佛及比丘僧時比丘僧往彼家如來不往遣信迎食所以如來遣信迎食有二因緣云何為二一者欲與諸天說法二者瞻視病人是時世尊遍觀比丘皆悉受請即取鑰母開一房門見一比丘抱患頓篤臥大小便不能轉側爾時世尊知而問曰汝有何患臥著床褥大便秘利不能轉側時彼比丘受性質直內無姦宄報世尊曰受性闇鈍恒懷懈慢初不勸佐瞻視餘人是故今日無看我者今實孤窮所怙無處爾時世尊躬抱出在門外除去不淨洧浣坐具復取淨水洗其身便與著衣敷新坐具還臥房中如來躬自舒手為枕告比丘曰汝不加勤求增上法未獲者獲未得者得未受果證令受果證設不用意受此法者便當更受劇是苦惱爾時世尊漸與說極妙法無數方便勸使勇猛思惟道德即從座起還閉房門詣普會講堂勅語侍者汝今速集舍衛城中諸現在比丘即詣普會講堂比丘已集世尊告曰汝等比丘無父無母無弟無兄亦無姊妹亦復無有宗族五親不相瞻視各相捐棄此非其宜便為外道異學梵志所見嗤笑瞿曇沙門乃無毫釐慈心視人形命如視瓦石死者孤窮無瞻養者我法齊整上下和順汝設爾者便屈於彼自今已始弟子侍師事如父母至死不捨師看弟子視如己息隨時將息至死不捨師徒相慈恩流永劫所有什物平等分布設無什物當詣廣施之家勸

令修福若少知識當詣買家分衛乞食好者給病惡者自食其瞻病者則瞻我身所獲功德亦無差降時病比丘世尊去不久便自思惟受此四大眾苦湊集是身何用漏諸不淨為病所困不脫老死宜可自謹承修佛語即捨形壽入無餘泥洹境而般泥洹爾時眾多比丘持鑰母開門見彼比丘已捨形壽即白世尊抱患比丘今已命終不審魂神為生何處在何道種佛告比丘彼病比丘素積善行吾與說法意尋開悟後便意猛向法次法分別深法此族姓子已取泥洹汝等宜可供養舍利爾時世尊觀察此義已欲使正法久存於世為將來眾生示現大明於大眾中而說頌曰是身何用 恒漏臭處 為病所困 有老死患 眾生聞法歡喜奉行

是身漏臭處 眾疾集普會 無患第一滅 安隱永休息 是身漏臭處者眾患穢污人所惡見瘡痍苦漏諸不淨眾刺之首無常變易法應磨滅苦中之苦莫甚於陰當求巧便離四大身善謀權慧求於出要一切眾惱永息無餘故曰盡也己盡虛者空寂亦無生滅著斷之二無患第一滅者安隱無憂喜想安隱永休息第一滅盡無餘泥洹時諸會者聞說此義歡喜而受作禮而去

暑當止此 寒雪止此 愚多豫慮 莫知來變 昔有長者造立屋舍春秋冬夏各立堂室任情自用不奉禁戒歲三月六初不防制財富無數慳貪不施亦不給與沙門婆羅門亦不信有

今世後世放逸自恣慳貪難化不識道德不計無常更作好室前房後堂清涼之臺冬溫之室東西起舍數十餘間刀風解形忽然無常佛以天眼清淨無瑕穢見此長者卒便命終存在之日無有慈恩加被眾生但有勞役於餘人民意所規郭竟不充願爾時世尊在諸大眾中欲現其義宣暢本原亦使將來眾生善解無疑復現過去諸佛世尊神口印封之所封印亦使正法久存於世尋集大眾而說頌曰
暑當止此 寒雪止此 愚多豫慮 莫知來變
時諸會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生子歡豫 愛染不離 醉遇暴河 溺沒形命 昔有居士財富無數家裏庫藏七寶充滿金銀珍寶車乘馬瑙真珠虎珀七珍具足奴僮僕從象馬車乘穀儲倉庫一以無乏唯闕無息以繫後嗣彼以子故求禱諸神或跽舍神城神階陌諸神或跽諸神先祖父母山神樹神天地神下至墓堆穢惡之神盡向跪拜意不充願亦不生子晝夜愁憂漸以生疾今我家裏財寶無數難得之寶盡在我家又復無息承繼我後若我命終所有財貨盡沒入官念此傷惋知復如何斯人有幸疾漸瘳降未經旬月便生一息端正無雙世之希有面如桃華眾相具足父母見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復請比居諸村落人飲食歡宴作倡伎樂終日自娛或耽醉睡眠無所覺知時有大水暴漲駛流盡漂沒死無存活者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此長者成敗所趣因此緣本尋究根原欲使後世眾生善解無疑

復現過去諸佛世尊神口印封之所封印亦使正法久存於世尋集大眾而說頌曰
生子歡豫 愛染不離 醉遇暴河 溺沒形命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有子有財 愚惟汲汲 命非我有 何有子財 愚蒙愚極 自謂我智 愚而稱智 是謂極愚 昔佛在毘舍離獼猴池側高講堂上爾時眾多童子等善知射術箭相拄於射術上彼最為第一自恃高族與世無雙處閻浮利內無及我等正使有憂慮者子今與世無雙豈有姦賊侵欺我等兒復自惟吾父有仗必勝眾人各相憑俟竟不自濟無常對至進在異處是故頌曰
在眾疾姓流

目視兄弟親 為死使所迫 被害無有退
死使有數種 親族所在救 積財無有數
為賊所燒觸 火熾以水滅 以蓋除彼明
毒以毒藥去 呪術除非邪 暴象以鈎牽
牧牛以杖將 此眾皆有樂 無常難可保
無常力勢 不可恃怙 知死命終 然不久住
一切皆盡 無覺知者 為世所毀 流轉諸趣

時諸迦維羅越國釋種聞佛所說知已射術無有罣礙與流離王共鬪以箭相射或殘眉毛或殘鬚鬢無所傷損流離王尋欲退還諸臣前諫諸釋種等奉修戒律皆成道果雖有射術無所損害時流離王漸皆前進諸釋退還固守城門遣使白佛今日窮急為流離王所攻世尊告曰若開門者有所傷損不開門者無所傷損時彼信使還至釋所而語釋言如來有教若開門者為王所害不開門者不為王

所害諸釋聞語已重關閉固瞻守門戶時流離王屯守城門語釋種曰速開城門兩家共無宿緣者承如來教不肯開門舍馬釋種先在城外與流離王戰殺七萬眾生拔象牙傷殺無數眾生舍馬釋種語流離曰室婢生子要莫退還須我入城更備戰具是時城中諸釋聞舍馬釋傷害人民不可稱計即遣喚舍馬釋呵止責數非釋自稱釋污染我釋種汝今已毀名速出國去不須住此城速去不須住

時舍馬釋即出城去時流離王復開門宿緣釋種語諸釋言但速開門此婢生子何所堪辦無緣釋種等語諸釋言如來有教若開門者有所殺不開門者無所殺時流離王復逼城門時摩訶男釋語流離王曰聽我一願若見許者便當自陳王報釋言恣汝所說吾不相違

時摩訶男釋前白王言聽我入水經時令諸釋種各得免脫時摩訶男釋即入水以髮繫樹根沒死水底時諸釋皆得逃走時流離王遣人入水看舅男釋入水何乃稽遲尋入水云摩訶男釋已死於水時流離王取七萬釋種成須陀洹果者生埋在地暴象踐殺宿緣對至無所恃怙爾時世尊語毘舍離諸童子等空可為地地可為空宿對因緣不可逃避以此因緣尋究本末為後世眾生現示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在大眾中而說頌曰
非有子恃 亦非父兄 為死所迫 無親可怙
時諸四輩之眾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為是當行是 行是事成是 眾人自勞役

不覺老死至 飢餓乏漿水 如窮鹿奔馳
為獵者所射 不念斷欲愛 如是求方便
分別此形體 老死忽然至 不至究竟界
眾多眾生志行不同所作各異所修善本亦
不足言意着外役不念內法不念死命意恒
計常昔闍賓國兄弟二人一人出家得阿羅
漢道一人在家修治居業爾時兄數至弟家
教誨弟言布施持戒修諸善本生有名譽死
墮善處弟報兄曰捨家作道不慮官私不念
父兄妻子亦復不念居業財寶若被毀辱不
懷憂感若遇歡樂不孚用喜數數諫誨不從
兄教弟後遇患忽便無常生受牛形為人所
驅馱鹽入城時兄羅漢從城中出即向彼牛
而說偈曰
脊負為重擔

涉道無懈怠 為人所驅使 今日為閑劇
穿鼻為鞵繫 破脊癰疽瘡 為蠅所嗜味
今日為閑劇 食以芻惡草 飲以雨潦汁
杖捶不離身 今日為閑劇 以受畜生形
為行何權計 為可專意念 三耶二佛德
時牛聞已悲哽不樂牛主語道人曰汝何道
說使我牛不樂道人報曰此牛本是我弟牛
主聞已語道人曰君弟昔日與我親親羅漢
說曰我弟昔日負君一錢鹽價是時牛主即
語牛曰吾今放汝不復役使時牛自投深礮
至心念佛即便命終得生天上或有眾生深
慕世累戀著財貨不修善行身壞命終生餓
鬼中或復有人出家學道捐棄恩愛捨世八
法修清淨志猶王太子梅陀羅女身珮香瓔
顏貌端正像如天女意欲納娶其王報曰夫

王者法不娶外類不與細民為婚常與長者
居士共婚太子白王設不與婚此女者今當
自殺不堪生世王聞此語如食遇噎既不入
腹又不得吐王遣出適到旃陀羅家語女父
母曰汝當嫁女與我太子女母報曰隨我種
類習殺法者當嫁女與王太子王還語太子
曰汝今要習殺生法捨王種類習凡細事何
為要殺女為婚太子白王意所貪樂要習殺
法不以為難即捨王宮出詣殺家計婚姻如
是積久擔負薪草持筐掃第一大臣出行見
之問王子曰竟得女不王子報曰吾役使煩
多早忘失女不復憶之臣復問曰香瓔貫珠
今為所在太子報曰吾亦忘不復憶也臣語
王子既不得女亦不得珠復失王位無所果
獲欲何方宜王子墮淚悲感不樂此譬在眾
有所長益或有王子長者居士出家學道建
功立德求為阿羅漢離世縛著於欲離欲彼
此解脫分別無明智慧解脫無疑解脫成珍
寶義父母兄弟呵制語出家者言人中薄賤
莫過於道家乞求以此為常為人嗤笑何
可堪樂人相呪詛使汝作乞兒不如在家五
欲自娛分檀布施作福不倦供給當來過去
現在給施孤窮裸賤之人沙門婆羅門僑客
遠行四事供養衣被飲食床臥醫藥須衣與
衣須食與食香熏華鬘手巾六器在家可辦
此物出家極辛苦時諸學人語五親曰我等
志趣必欲學道不樂在家理俗因緣五親報
曰不樂俗者隨意出家即捨家為道所習非
要不修正業經歷數時五親往見語諸道士

汝等得羅漢道耶道人報曰自學道以來今
乃聞阿羅漢名五親復問於欲無欲彼此解
脫除去無明智慧解脫無疑成就珍寶具足
如此眾法為得不乎道人報曰如此眾法我
等悉失不識其名況理行耶五親問道汝
等何為捨家財業捐棄五親與恩愛別所習
非法與世人不異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
無瑕穢見彼五親與道人論知習非法不順
正要佛欲往化因現道力因此因緣尋究本
末為後世眾生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在於
世在大眾中而說頌曰
為是當行是
行是事成是 眾人自勞役 不覺老死至
爾時尊者馬聲復說頌曰 沐浴莊嚴身
愚弊不習善 無常忽然至 如母抱死女
眾生相剋互相是非所習非要不順正法猶
昔夫婦二人姿貌端正威顏具足眾相備悉
諸根寂靜共相待敬終日無厭如是經日夫
婦二人忽然失明目無所覩夫婦相戀恐為
人所欺夫恐失婦婦恐失夫坐共相守不遠
斯須時諸五親遠方求醫將至失明夫婦所
拊藥治日尋得開明夫見婦顏變易非故舉
聲而言誰易我婦去婦見夫顏狀變易非故
舉聲而言誰易我夫五親曉曰少壯之容隨
日遷轉氣羸力竭皮緩面皺日異日變以老
朽顏望比少壯鑽冰求火不亦謬乎何為啼
哭自不相識以鏡自照容顏變易咄嗟老至
色不久停威容挺特一朝色異愁思憂慮遂
增苦惱尊者曇摩也世利因此而說頌曰
如人眠寐睡 賊竊開牆盜 失財不覺知

覺乃周旋覓 愚少習放恣 自陷沒冥池
不見賊失財 為老賊無勢

是故說曰習不真要違道失法不覺老死至時
諸人民聞說斯語歡喜而去 是故習禪定
生盡無熱惱 比丘厭魔兵 從生死得度

如來宣昔無常遷轉諸比丘聞皆興患厭去
離陰持諸入之本世尊教誡指授正業教習
正法或在塚間樹下或露處經行坐禪念定
勿懷懈慢今不精勤後悔無益是謂比丘我
之禁戒是故說曰是故習禪定生盡無熱惱
清旦日中向暮初夜中夜後夜佛告比丘若
行若坐若來若去若睡若覺當念行此三昧
使無漏失生盡無熱惱者身口意不惱不為
結火所惱勇猛精勤佛告比丘然頭然衣以
何防之比丘白佛救頭護衣乃可防之佛告
比丘不如來言觀頭觀衣更求方便以善法
消滅惡法用意堅固於諸善法永不越緒生
盡無熱惱生者猶生有老病死猶生有憂惱
苦患周旋往來皆由有生當說無常品時時
阿難便說頌曰 吾聞一時事

如來說出曜 眾生懷愚闇 以慈往拔濟

說無常者名身味身句身義身充足口說無瑕
聞是一時吾者陰持入相盡能分別人士夫
眾生壽命生形禍身吾從佛聞一時事如是
專意不亂亦不他念求諸善本為愚闇眾生
開示徑路眾生處世生盲無目便與開目使
得視瞻以大慈哀拔濟其苦視彼眾生如父
如母敷演其義 以解深句義
善修其道德 便得盡諸苦 得逮無餘處

或以義除結不以味身句身佛經亦說不施無
漏等見順正無結去漏勿生便說生非餘是
佛經或誦佛經不盡結使是故世尊說當深
解句義時尊者羅云往至佛所頭面禮足在
一面坐時尊者羅云白世尊曰唯願如來與我
說法使有漏心疾得解脫爾時世尊告羅云
曰汝當思惟因緣雜誦已誦訖來至如來所
是時羅云便誦因緣雜誦流利上口至世尊所
白世尊曰唯然世尊已誦因緣雜誦有漏不
得解脫世尊告羅云汝誦誦五盛陰雜誦爾
時羅云即受教誡便誦五盛陰復於餘時至
世尊所白世尊曰已誦五盛陰已有漏心不得
解脫爾時世尊告羅云曰汝當誦六更樂雜誦
時羅云受佛教已復誦六更樂復餘時到世尊
所白世尊曰已誦六更樂已有漏心不得解脫
是時世尊告羅云曰汝當思惟觀察其義爾
時羅云承受佛教即自思惟分別其義漸盡結
使得阿羅漢果皆由分別義故越次取證盡有
漏成無漏是故阿難說曰以解深句義善修
道德以道斷結去諸七使纏縛永盡無餘道
者謂泥洹滅盡無生滅著斷安隱快樂是故
說曰善修其道德便得盡諸苦者所謂苦者
生苦老苦病苦苦死苦恩愛別離苦怨憎會苦
得逮無餘處無餘者第一義無上無有過者

出曜經卷第四

出曜經卷第三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欲品第一
欲我知汝本 意以思想生
我不思想汝 則汝而不有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并
侍者阿難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中乞食已周
還出城外有一婦人抱兒持瓶詣井汲水有
一男子顏貌端正座井右邊彈瑟自娛時彼
女人欲意偏多耽著彼人彼人亦復欲意熾
盛耽著女人女人欲意迷荒以索繫小兒頸
懸於井中尋還挽出小兒即死愁憂傷結呼
天墮淚而說頌曰 欲我知汝本

意以思想生 我不思想汝 則汝而不有

爾時世尊告阿難曰向所聞偈過去恒沙諸
佛所說汝善誦習日晡集眾在眾人中宣暢
此偈爾時世尊食後收攝三衣即集大眾詣
普會講堂在眾人中坐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
向清旦將阿難入城乞食已復周遍還出城外
見有婦人抱兒持瓶詣井汲水去井不遠復有
一人彈瑟自娛二人相見各興欲意熟視相看
目不移轉錯繫兒頸懸於井中尋還挽出兒
已命終愁憂號悲尋說頌曰 欲我知汝本
意以思想生 我不思想汝 則汝而不有
佛告比丘姪火熾盛便能燔燒諸善之本姪
荒之士不識善惡亦復不別清白之行不知縛
解出要之道如斯輩人遂無慚愧寧喪親族
分受形辱不闕姪性以違其志或因姪欲殺
害父母兄弟姊妹斯受其殃或因姪逸罪及
五逆王者所戮死受惡報猶野火行傍樹為
焦既罪自深復及宗親人由姪欲違佛慢法

謗毀聖眾。為諸聖賢之所嗤笑。我今當說犯
姪之本。汝等善聽。昔有一人姦姪不止。父母所
生。唯此一子。夜非人時。天陰雷電。帶刀持箭。
至他姪女村中。時母覺知。即捉曉諭。今夜冥
暗。陰障雷電。設不果者。便為人所害。吾宿虧
德。唯有一子。會遇惡者。吾無所恃。子報母曰。
子要當去。不得復住。母知意正。便向兒拜。今
暮且住。須明日乃往。兒語母曰。速放我去。若
違我情。當取母殺。母報兒言。寧取我殺。不忍
見汝為他所害。兒復語母。可時放我。及闇至
彼。若不見聽。正爾殺母。母語兒曰。死死不放
汝。兒即拔刀取母刺殺。不慮後世殃罪深重。
即至彼家打門。微喚。女人應曰。汝是何人。其
人以頌報曰。姪悲諸根羸。為想所謬誤。

不慮眾事業。為愚闇覆蓋。念汝取母害
折伏猶汝奴。翹立在門外。如客附使役。
爾時女人復遙見問曰。審殺母耶。報曰。審殺。女
人問曰。何故殺母。男子報曰。母不見放來。至此
間。女人報曰。不須入家裏。是時女人以頌報曰。
咄嗟背恩養。害母種罪災。何忍見汝顏。
宜速遠吾家。父母抱育養。為子歷眾苦。
害母行地上。地不陷汝殺。立身無慈仁。
加害諸親族。我是外種類。豈能恩德將。
爾時彼男子復報曰。由汝害母造無邊罪。小
見寬恕。見為開門。暫得言談。便復還家。女人
報曰。聽我偈言。

從山投幽谷。生把七步蛇。不與愚從事。
是時二人各各共相別離。男子還家道逢惡
寇。為賊所害。死入阿鼻地獄。受罪無數劫。姪

之為病。受殃無量。以微積大。漸致燒身。自陷
於道。亦及他人。不至究竟。猶自飲毒。復飲他
人。是故說曰。姪不可從。

愛欲生憂。愛欲生畏。無所愛欲。何憂何畏。
愛欲生憂。或遭婦喪。為人所奪。或抱久患夫。
或遠行積久不歸。是故說曰。愛欲生憂。愛欲
生畏者。為豪貴見奪其婦。或抱久患命在旦
夕。或適他方。是故說曰。愛欲生畏。無所愛欲
者。云何無所愛欲。阿那含阿羅漢者。別二人
者。無憂無畏。何以故。已離諸憂。無所畏難。有
憂畏者。欲界色界。阿那含者。欲界憂畏盡。阿
羅漢者。二界結使盡。於中不生憂畏。想是故
說曰。無所愛欲。何憂何畏。

好樂生憂。好樂生畏。無所好樂。何憂何畏。
好樂生憂者。作倡伎樂。五欲自娛。為王所嫌。
欲奪樂器。緣此起憂。或為王所使。遠適他方。
於中生憂。或抱久病纏綿。著褥於中。失明恐
喪命根。便生畏懼。緣此樂器。以致喪身。或有
王者種亡。國失位。事不由己。憶本豪貴。所遊
戲處。便生愁憂。遂致篤疾。或為宿讐。欲害其
命。晝夜伺捕。復於其中。生憂惱想。是故說曰。
好樂生憂。好樂生畏也。云何無所好樂者。阿
那含阿羅漢。捨諸五樂。以法樂自娛。猶如難
陀。前白佛言。不覩我孫陀利。意終不樂。世尊
告難陀曰。無厭有何足。

不足有何樂。無樂有何愛。無愛有何樂。
汝今放意。無有厭足。志常熾盛。何時當息。
是故汝今。思惟內觀。不淨之想。便當自悟。意
中得解。汝今所以不得解者。斯由不思惟想。

故。以不思惟。姪怒癡熾盛。是故難陀。忍精勤
一意。思惟惡露不淨。何以故。求人身難。與賢
聖相值。亦復難得。諸根不缺。亦復難。遇諸佛
興出。亦不可遇。如優曇鉢華。時時乃現。欲聞
正法。亦不可值。休息無為。常樂安寧。皆由正
法。得至彼岸。是故難陀。念自謹慎。思惟正法。
興不淨想。便當得至處。無為境。是故說曰。好
樂生憂。好樂生畏。無所好樂。何憂何畏。佛復
頌曰。莫先甜後苦。姪怒亦如斯。

後受苦痛報。經歷無數劫。愚者受燒煮。
恒在盛火焰。為獄伺所執。如鉤制伏象。
昔佛與諸弟子說苦陰。契經云。著欲之人。自
共歎說。沙門瞿曇。婆羅門。恒自談說。豫防未
然。慮將來。欲穢污不淨。不如我等。意染妙色。
五欲自娛。細滑更樂。有何可失。若有眾生。固
狎此法。造不善行。身壞命終。入地獄中。已生
地獄。方自覺悟。共相悔責。我等為人不信。沙
門婆羅門語。云欲穢污不淨之行。由此姪穢
受無量苦。求出無期。己身自造。向誰怨訴。是
故說曰。莫先甜後苦。猶如有菓入口。甘美。當
時悅意。後必患生。即說譬喻。悅解智者。或有
智人。由勸勵成就。或有智人。呵制禁止。或有
智人。觀其志趣。而得受化。或有智人。漸誘勸
進。而得度者。或有智人。遠遊觀俗。意自悟者。
世尊觀察。隨意所染。以何療治。即投其藥。眾
生漸漸。意得開悟。承如來教。羞意懋負。漸盡
諸結。有漏心。得解脫。然後乃知。姪欲之為病。
先甘而後苦也。

此牢不為固。好染著彼色。此牢最為固。
堅材鐵銅錫。

昔有人遇事閉在鐵牢，竊作方宜以自免罪，或依豪強或用財貨，或依氏族用免其愆，欲愛牢縛非凡夫所能解，唯有諸佛出世，以智慧之赫焰，燒燔山野之結藜，以刃利劍割斷七使原本，然後乃得解脫。昔有一人遇事被繫，會遇眾僧在講說法，罪人求吏，暫詣講聽，法值一比丘夜半寂靜誦經，為老所縛為生所縛，為病所縛為死所縛，今世後世所縛，時人宗族求王脫過，即得免罪。時諸五親知識朋友至罪人家，共相慶賀，聞汝得出，甚用慶賀。其人報曰：汝等何為見誑，如我昨暮聞比丘誦經，我所被繫甚過王者，眾人問曰：汝雖得出，故復荒錯耶？其人報曰：我不荒錯，但諸君自誤耳。我所被縛非王者所解也，汝等諸親設見愛我者，願聽出家，得在道次，諸親勸諫為說留難，父母宗親男女成就，何由捐捨苟貪為道？其人報曰：我先誓願要出家學，諸親重求，且停住止，復經七日，並解疲勞，還服氣力，其人出門復遇道人，靜寂誦習而說斯偈：

堅材鐵銅錫

此牢不為固

好染著彼色

此牢最為固

復還入屋，語諸五親，我志趣不樂在家，願聽出學，修無上梵行。時諸五親即聽出學，進修其行，晝夜不息，得阿羅漢果，永離縛著，不復流轉生死。

流室緩難解

能斷此為要

不觀斷欲愛

縛中牢固者

縛中牢固者，恩愛戀著，皆是縛著，唯有諸佛興出，執金剛心，牢固難沮壞，眾德自縷絡，捐棄諸惡，不興罪緣，能斷諸惡，是故名曰縛中

牢固。流室緩難解者，流者流在界中有中生中趣中，今當與汝說譬，智者以譬喻自解，昔有國王恩惠普潤，大赦天下，諸在牢獄重繫者皆悉放出，其中生類厭患縛著，不堪牢獄志常遠離，速出離獄心不願住，復有生類樂在獄中，心意戀慕樂聞苦惱之音，即住獄中不肯去離，是故說曰：流室緩難解，所以緩者遭赦被恩而不肯離，昔所積善作諸功德，乃能斷之，故言能斷此為要，不願慕兄弟家業宗親，不觀斷欲愛，欲愛已斷永無遺餘，度世八事以二盟誓，何謂為二？一者智誓，二者盡誓，以此二誓誓度眾生。

此不名為欲

世欲久存世

唯賢能覺知

昔佛在世，諸比丘自相謂言：我等宜可捨眾僧食，在人間乞求，所以然者，諸乞求比丘者遊觀人間，便得覩見極妙之色，耳聞極妙之音，鼻嗅極妙之香，身近極妙細滑，爾時世尊以天耳清淨寂寞無塵垢，聞諸比丘自相謂言：各生戀慕染著世榮，爾時世尊即遣信喚集，普會講堂，諸比丘即集講堂，佛告諸比丘：云何比丘，我曾與汝說諸乞食比丘遊在人間，便得覩極妙之色，耳聞極妙之音，鼻嗅極妙之香，身近極妙細滑，云何比丘，心為輕飄，汝等方念色聲香味細滑之法，猶如熾火焰極隆盛，復以脂酥而益之，倍復增益，汝等倍益色聲香味細滑之法，諸有比丘能自禁制，在外乞求心恒懷懼，受他信施為可易，不令諸檀越奔趣四方，勞情役思，乃得財貨，信有後世減割布施，我今慚德恐不消化，觀彼檀

越當施之時，意欲受信施，如不欲受想，自觀己身如抱重病想，施物如藥想，念空閑處如遭死亡想，意常繫念修諸善本，觀諸婦女如塚墓想，如是比類人間乞求，諸有貪著色聲香味細滑法，依猗道者是謂大賊，時尊者舍利弗問摩訶拘絺羅曰：云何拘絺羅，眼為色相，色為眼相，耳鼻舌身細滑法，法為意相，意為法相，時摩訶拘絺羅報舍利弗曰：眼非色相，色非眼相，耳鼻舌身意，意非法相，法非意相，所謂相者貪欲自用，是謂與相，復引喻自解，猶如白牛黑牛同繫一處，或同一輓與縛繫相應，云何舍利弗，頗有人說白牛繫黑牛，黑牛繫白牛，為平等繫不？對曰：非也，舍利弗，非白牛繫黑牛，非黑牛繫白牛，所謂縛者或索或鞵或輓，是謂縛也，如是舍利弗，眼非色相，色非眼相，耳鼻舌身意，意非法相，法非意相，於中生貪欲自用者，是謂為相，是故說曰：世容眾妙色，此不名為欲也。

人間欲無常 此滅不受有 餘趣不受生
人間欲無常者，欲是無常為衰耗法，變易不停，不可恃怙，人間欲者不久停住，或亡或失，或為人所奪，是故非常不可久保，內欲深固與神相染，心為禍首殃及身口，是故說曰：內欲縛是常，或為豪強伺命所害，如是欲者難制難禁，不可以己力留住，不更趣諸有，亦不願生世後世，是故說曰：世欲久存世，唯賢能覺知。

欲生無漏行

意願常充滿

於欲心不縛

上流一究竟

欲生無漏行者，欲亦是善，亦是不善，欲善者

或是有漏或是無漏，無漏欲者滅一切愛，此中不說有漏，意願常充滿者，一切諸善之法，普充滿體中，於欲心不縛者，心於彼心不染，著亦無所污，是故說曰：於欲心不縛，上流一究竟者，即阿那含是，所以然者，因說阿那含果，因說五下分結，因說斷欲愛，此亦復說上流一究竟。

智者不越次

漸漸以微微 巧匠漸刈垢 淨除諸穢汚

智者不越次者，博古明今，分別是非，於慧無減損，受性不懈怠，是故說曰：智者不越次也。漸漸以微者，漸漸日進，勿懷中息，猶如巧匠，除刈重垢，積日乃成。人去心垢，亦復如是，為諸天阿須倫、真陀羅、摩休勒等所見稱譽。

猶如車巧匠

善能修治樸

隨欲能滅欲

後必受永康

猶如彼巧匠者，觀彼朽車，嚴治修飾，遠致重載，無所缺損，便成二義。云何為二？一為名譽，遠布；二為得其財貨，彼巧比丘亦復如是，唯捨於欲，便得二稱，名聲遠布，諸天所譽。於現法中受無量樂，是故說曰：猶如車巧匠。

善能修治樸 隨欲能滅欲 後必受永康

時諸眾會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欲受一切樂

當捨諸愛欲

已捨諸愛欲

永受無窮樂

若有眾生欲受一切樂者，當念四支五支禪樂，行神通樂，道出要樂，彼人當念捨一切欲，已捨諸欲，倍獲功德，受樂無窮，得遊戲樂，遇諸福業樂，於現法中俗財無乏，昔外道異學各作是說，二二合會者，彼即清淨尋得解脫。

亦得出要，復有說者，欲妙欲淨，當與欲共相娛樂，欲無厭足，欲除彼狐疑故，是故說曰：隨欲能滅欲，後必受永康。

不念欲有厭

豈能修禪定 變悔尋行本 智慧療乃止

若有眾生念欲不去心懷，遂生塵垢，猶如有人近大火坑，遂近遂熱，欲避其熱，當求巧便，求滅彼火，人亦如是，遂不念欲，欲自然滅，猶如毒藥，顏色成就香美且甘，若人遇病而服，此藥咽喉通利，入腹未久，即喪命根，貪欲亦如是，當時悅意，非法行欲，身壞命終，入地獄中，今當引喻，智者以譬喻自解，昔閻浮利地，有頂生王出現於世，壽十四億，時頂生王四方遊觀，至忉利天，三十六釋取命終，故住彼天宮，時彼人王經歷久遠，心作是念：我今壽命過於天壽，躬自眼見，三十六釋盡取命終，我今宜可殺釋提桓因，即於此治，遙王四天下，領人天王，豈不樂也，以生此念，便失神足，還墮世間，住閻浮利，患身疼痛，受諸苦惱，時王大臣問訊王曰：王今患重，或就後世，若有人民來見問者，頂生王臨欲終時，有何言教，時頂生王告諸大臣：若有人民來問卿等，當以此語報，頂生王者，貪著五欲，七寶無厭足，頂生王者，生子千子，無厭足，頂生王者，領四天下，無厭足，而取命終，頂生王者，七日七夜於宮殿上，雨七寶而無厭足，而取命終，頂生王者，遊觀至忉利天宮，興意欲害釋提桓因而取命終，是故說曰：不念欲有厭。

不念欲有厭

豈能修禪定 變悔尋行本 智慧療乃止

爾時諸來會者，皆離愛欲，無貪著心，皆發無

上正真道意

智慧厭足者

不復觀欲愛 人以智慧厭 不隨愛蹤跡 智慧厭足者，何以故言智慧厭足者，與諸世尊共同法室，與真人羅漢觀，不淨行起厭患心，除諸患苦，知苦原本，諸佛世尊，思惟智慧，是故說曰：智慧厭足者，不復觀欲愛，欲者知其體實而不親近，曾所愛著，今已遠離，智者謹慎不染著欲，是時眾會聞說，此欲與不淨想，即於坐上，逮得摠持。

人貪著愛欲

習於非法行 不觀死命至 謂命為久長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有一男子居業貧匱，多乏財貨，躬自困苦勞功役力，周遍四方，而乃獲寶，所獲無量，從遠歸家，與父母五親共相娛樂，在大眾中，而自誇說：吾今獲寶價直數億，今當娉娶豪族女人，中盛壯，不肥不瘦，不白不黑，婦女姿態，一以備悉，既自端正，面如桃花，華色，復以香華脂粉，莊嚴其身，日共娛樂，不能捨離，餽饌飲食，日日不同，殺害眾生，不可稱計，縱情放恣，獨勝無匹，會復遇疾，即便命終，見婦去世，心迷意亂，遂致狂顛，遊諸街巷，稱怨而行，一何酷毒，殺鬼無道，害我婦命，亦是諸人宗族，五親懷嫉，妬心，各興斯意，欲奪我婦，恐事彰露，竊共陰謀，中陷我婦，如是怨訴，日日不止，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此男子，怨訴街巷，心意迷惑，不識正真，爾時世尊，欲現其義，尋究本末，為後世眾生，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過去如來，神口印封，而印封之，在大眾中，而說頌曰：人貪著愛欲。

人貪著愛欲

習於非法行 不觀死命至 謂命為久長
爾時眾會聞說此偈諸塵垢盡得法眼淨

愚以貪自縛 不求度彼岸
貪為財愛故 害人亦自害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長者名曰難陀饒財多寶金銀珍寶車乘馬璠珊瑚虎珀象馬車乘奴婢僕使服飾田業不可限量居一國之富無有過者雖處榮富無有信心慳貪妬嫉門閤七重立守門人有人來者不妄得入於中庭虛空上安鐵籠疏恐有飛鳥食噉穀米四壁牆下以白噉泥恐鼠穿穴傷缺財物然彼長者無常對至唯有一子名梅檀香即喚子前勅告子曰吾今患苦必不濟度設我無常後所有財寶七珍之具勿妄費耗亦莫施與沙門婆羅門有乞凶者莫持一錢施與此諸財寶足七世父母食噉作此教勅已即取命終即生舍衛城中處盲梅陀婦腹中經八九月出生在外生盲無目左右人問為生男女耶母報生男自念若生男者吾今日冥須兒扶持供養左右報曰雖遇此兒生無兩目母聞此已倍增愁憂悲泣說曰

子盲吾亦盲 一俱無兩目
遇此衰耗物 益我愁憂苦

爾時世尊將侍者阿難在祇洹精舍門外經行奮手而說曰禍災禍災是時阿難叉手長跪白佛言向者世尊稱言禍災有何因緣願聞其意佛告阿難汝頗聞舍衛城中有長者難陀不耶阿難白佛舍衛城裏曾有長者久以命終世尊告曰此長者神還處舍衛城裏

為盲梅陀婦作子生無兩目昔所居業豪富無量今故觀者斯為所在象馬七珍不可稱計然復慳貪妬嫉禁忌是故說曰禍災阿難白佛而說頌曰
生死有畏懼

幻化非有真 有成必有敗 智者誰可樂
是時盲母養兒年八九歲堪能行來母以杖一枚食器一具而告子曰吾今養汝堪能行來宜求自活不須住此吾亦無目復當乞求以濟餘命此盲小兒家家乞求漸至梅檀香長者家在門外立而自說曰 飢餓切已困

兼復無兩目 眾苦無端緒 誰當愍而施
時守門人聞此語已瞋恚熾盛即前捉手遠擲深坑尋傷左臂復打頭破所乞飯食盡捐在地其中有人臨坑見者甚憐愍傷往語盲母汝子為守門人所打甚見困苦傷臂破頭痛不可堪時母聞已匍匐拄杖到盲兒所抱著膝上而說頌曰
汝今有何愆

子今速說之 與誰誰與子 遭此苦厄難
子報母曰 母我向者乞

至此梅檀家 暫立此門外 便遇惡人手
爾時世尊慈育眾生如母如父興大慈悲欲有所濟過食後著衣端嚴比丘僧前後圍繞入舍衛城至梅檀長者門外爾時城裏長者人見見如來非時入城必當有緣或能演說過去當來現在事盡共翼從隨如來後普共至梅檀門外至盲小兒所梅檀香聞如來至尋出門外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爾時世尊觀大眾已集復見梅檀長者集在門外復欲演說慳貪妬嫉受罪無量加說惠施受報無量欲使

離有不著三界指授泥洹趣無為道爾時世尊告小兒曰汝是難陀非也小兒報曰實是難陀佛復重問是難陀耶即報佛言實是難陀其城中人民聞佛小兒相問字皆共愕然云何難陀長者乃受此形爾時世尊欲與梅檀長者拔地獄苦除慳貪心安立福田佛告梅檀香而說偈言 昔父今難陀 慳貪意纏裹

本不造善行 遭此眾苦惱 設當從此終
當入無擇獄 成惡眾生室 繫以宿緣強
爾時梅檀長者悲泣墮淚不能自止頭面禮足前白佛言唯願世尊慈愍見憐拔濟罪根於如來所得蒙遺福唯願世尊今請佛及比丘僧爾時世尊為彼長者默然受請時世尊

明清旦著衣持鉢比丘僧前後圍繞至彼長者家各次第坐長者躬自行水清淨飯食供養飲食已訖行清淨水取一小床在如來前坐欲得聞法爾時世尊以權方便漸與長者說微妙法論講如來深奧之藏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行姪為穢濁如是說法不可思議爾時長者即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長者自察得法見法分別諸法得無所畏即從坐起禮世尊足我今於如來受三自歸歸命佛法僧自今已後聽為優婆塞盡形壽不復殺生爾時世尊欲呵難陀長者而說此偈 愚者喪財貨 亦非自為己

愚者貪財貨 自沒溝為獄 如是貪無利
當知從癡生 愚為此害賢 首領分于地

愚者喪財貨者所謂喪者已盡已滅更無有餘是故說曰喪財貨也愚者無智無所覺了

或貯聚財產不能自食，復不施人，愚中之愚，不過此人。人有財貨，一者施與，二者自食，然彼長者自既不食，又不施人，自不為己者，慳嫉是也。纏裹心本不能自解，不能自為，愚者貪財貨，愛心染著，不能捨離，是故智者去欲而守靜，是故說曰：

如是貪無利

當知從癡生，愚為此害賢。首領分于地，時諸大會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天雨七寶，猶欲無厭，樂少苦多，覺之為賢。

昔佛與頂生王而說此偈，是時頂生王宮天雨七寶，七日七夜，時王臨見心無厭足，貪欲者苦多，樂少，是時彼王遊在天上，受天五樂，遊四方域，快樂無窮，臨知欲命終受無量苦，智者觀察恒防未然，是故說曰：覺者為賢也。

雖有天欲，惠捨不貪，樂離恩愛，三佛弟子

昔佛在摩頭羅國尼拘類園中，爾時有一比丘靜室坐禪，形不移動，復有毒蛇床下蟠臥，

比丘為睡所屈，或低或仰，毒蛇自念：此人見恐必欲害我，毒蛇即舉身投擲，螫坐禪比丘。比丘命終即生忉利天上，諸天玉女各來衛侍，

天子告曰：汝等諸妹，莫近我身，設當近者必犯於戒，諸女自念：此天前身必是沙門，故生此間，受天之福，時諸天女各執鏡前照，天子

見鏡衣天之服，頭串天冠，天自念言：咄嗟形變，云何吾身捨人形，今來生天，即自悲泣，從坐而起，行諸天闕，見諸衛從有端正者，有醜

陋者，漸從行至園，坐一樹下，端坐思惟，求定三昧，池水之中有異類奇鳥，相對悲鳴，聲哀響響，鳥形若干，形色不同，欲求成道，不能得

辦，是時天子盡其天壽，從三十三天至閻浮利到世尊所，頭面禮足，叉手向佛，以偈問義。

天女無數眾

侍衛有醜陋

後園名迷惑

何由而拔濟

然我世尊竟不見諦，而取命終，雖生為天，受天之福，福盡還入泰山地獄，如是流轉無有窮已，如今處窮所向無趣，唯憑如來當見愍念，是時世尊以偈報曰：道名直一向。

彼方名無畏，車名無曲戾，觀法所成就。

爾時天子聞佛所說，即於坐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爾時天子歡喜踊躍，不能自勝，繞佛七匝作禮而去。爾時世尊觀察此義，尋究本末，示現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在大眾中而說此偈。雖有天欲，惠捨不貪，樂離恩愛，三佛弟子

爾時眾會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眾山盡為金

猶如鐵圍山

此猶無厭足

唯聖能覺知

爾時世尊亦與頂生而說此偈，未斷欲之人，意所規郭境界方域，得一復念一意，貪無厭足，彼頂生王由貪著故，山中大者莫過此鐵圍，盡化為金，彌滿世界，猶無厭足也。不觀苦原本

愛生焉能別，解知世愛刺，進意修學戒。

不觀苦原本者，諸有眾生奔趣四方，經歷嶮難，或遇虎狼盜賊毒虺惡鬼，荆棘深林，無人蹤跡，或遇刀劍所見屠割，復入大海，遭諸眾難，或遇暴風迴波曲折，傷壞大船，或遇黑山

鬼魅墮羅剎界，由此因緣，是故說曰：不觀苦原本也。愛生焉能別者，皆由貪欲展轉相生也。解知世愛刺者，結使亦名為刺，四大亦名

為刺，人有此二刺，不離生死，受諸苦惱，刺者亦名愛刺，亦名見刺，進意修學戒者，進名為智，演說幽奧，捨非就是，智慧成就。

出曜經卷第四

出曜經卷第五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愛品第三

夫人無止觀

多欲觀清淨

倍增生愛著

縛結遂固深

夫人無止觀者，如有人不善觀，染著身心，纏裹不解，於其中間不能思惟善法，是故說曰：夫人無止觀，不得至于道。多欲觀清淨者，或有眾生染著於欲，不染著於結，或有染著於結，不染著於欲，或有亦染著於欲，亦染著於結，或有不染著於結，亦不染著於欲，云何眾生染著於欲，不染著於結，於是有人初習於欲，後更不犯，是謂染著於欲，不染著於結，或復有人數數習結而不去離，是謂習結不習欲，云何亦習結亦習欲，或有眾生數數習欲亦習結，是謂習欲亦習結，云何亦不習欲亦不習結，或有眾生恩愛意斷不著世累，亦不專意數數習近，或復有人從頭至足，觀身萬物，計齒白淨手爪，殊妙髮紺青色，於中起想不能捨離，遂增愛根，縛結轉復堅固，為諸結所縛，今當引喻，智者以譬喻自解，猶如有人而被二繫，一者革索，二者龍鬚索，將至火邊，以火炙之，革索便急，龍鬚索緩，若將入水，革

索便緩龍鬚索急未斷欲眾生亦復如是為二縛所繫云何為二縛一者愛縛二者見結或時眾生思惟不淨觀愛結便緩見結便急有時眾生思惟安般守意見結便緩愛結便急是故說縛結遂固深 若有樂止觀

專意念不淨 愛此便得除 如此消滅結

若有樂止觀者若使有人樂捨觀不善思惟善觀恒常親近修學不離繫念在前修行不淨念自校計前所意著髮毛爪齒從頭至足皆是我所後復思惟穢污不淨三十六物無可貪者一一分別尋得不淨觀身觀身意止內外意法也愛此便得除者以慧證盡證而除去愛思惟不淨者便能去愛著亦不能縛著永棄諸結更不習近是故說曰如是消滅結也

以欲網自弊 以愛蓋自覆 自恣縛於獄

如魚入於獄 為老死所伺 若憤求母乳

以欲網自弊者網者覆弊人目損智不明不能出要至無為道網者不能專意思惟校計以無明自覆弊以愛蓋自覆者以愛自纏裹求出無期猶如剛火灰覆不現無智之士以腳踏踐燒足乃覺愛所覆蓋亦復如是猶如刀劍仰向無目之士以手把持即自被傷諸眾生類亦復如是以愛結自覆不觀善不善法緣是興起憂悲苦惱輪轉生死不離五道是故說曰以愛蓋自覆也自恣縛於獄者諸有自恣不順正教為愛縛所縛不自恣者便離於縛如魚入於獄者猶如魚獵執羅網捕魚以入羅網無有出期此眾生類亦復如是捨於善法習於穢濁不要之道如來說法時

會眾生大眾之中有如魚入於獄求出無有期此眾生類亦復如是為愛結所纏不能得至泥洹無為之道時彼獵人聞佛說頌各自驚愕如來說法不為餘人正為我等各自悔責改所修習更不為惡是故說曰猶魚入於獄諸佛常所說法接有緣眾生不唐舉義猶如醫師審病根原而後授藥是時師瞻知病輕重相顏視色然後授藥當授藥時不增不減處中瞻視所以然者恐病不除諸佛世尊為人說法亦復如是觀察眾人心意所趣知病輕重然後說法使得開解心無減少要處中說除諸結使觀眾人心須一偈者便說一偈須五句者與說五句須一句半者與說一句半爾時世尊觀察獵者意故說斯偈其中自恣放逸意者便與說此為老死所伺如憤求母乳也猶如新生犢子其心終不離母此眾生類亦復如是為老死所追如影隨形若利根眾生善察分別便得離此眾患苦惱增益善本若鈍根眾生不作此觀則無所成是故說曰為老死所伺如憤求母乳 意如放逸者猶如摩樓樹 在在處處遊 如猿遊求菓意如放逸者若剎利長者居士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少壯處中長老未至於道者意增於放逸增愛欲根如摩樓樹初生為葛藤所纏長便枯死愛欲之意亦如是使諸眾生根本焦盡是故說曰猶如摩樓樹在在處處遊者地獄餓鬼畜生流轉五趣猶如坏輪是故說曰在在處處遊如猿遊求菓者猶如獼猴求諸菓蓀從樹至樹從林至林是故說

曰如猿遊求菓

夫從愛潤澤

思想為滋蔓 愛欲深無底 老死是用增

夫從愛潤澤者此愛流溢如泉出水漏諸色聲香味細滑法憶本所造五樂自娛是故說曰夫從愛潤澤夫為潤澤酥麻膏油不為潤澤如此所潤可以灰土澡盡除去膏油愛欲潤澤者唯有諸佛世尊出現於世以智慧刀乃能割斷是故說曰愛為潤澤思想為滋蔓者火之熾熱不過於思想火所燒瘡可以藥療思想火被燒不可療治若有殺父殺母不與取姪逸作眾罪過諸佛世尊所不能療治是故說曰思想為滋蔓老死是用增者生有分身憂老有四百四病痛死有刀風惱是故說曰老死是用增 眾生愛纏裹

猶兔在於置 為結使所纏 數數受苦惱

眾生愛纏裹者愛恒在前導流轉生死不得出三界猶兔在於置者猶如兔在置網馳走東西無有出要此眾生類亦復如是為愛迷惑流轉生死周旋五道沈溺四流為結使所纏者此眾生類為愛繫所纏不能離生死愚者受苦愚者心口意行皆非真正不別善惡受於地獄餓鬼畜生形是故說曰數數受苦惱也

眾生為愛使 染著二有中

方便求解脫 須權乃得出

眾生為愛使者為使所使為結所結為縛所縛是故說曰眾生為愛所使染著二有中者欲有色有無色有是故說曰染著二有中方便求解脫者云何求方便欲使有使無明使見使如此眾生染著諸使云何得免生死苦惱

猶如兩牛共一軛，有人隨後捶，豈得不挽重。此眾生類亦復如是，以四流為重，安處四軛，豈得免生老死病也。須權乃得出者，以求方便與父母兄弟宗親和同，無常對至各自離別，是故說曰：為生老病死所逼，須權乃得出。諸有眾生欲愛未盡，恒有生老病死追在於後，欲愛已盡者，無復生老病死，是故說曰：生老病死須權乃得出。

若能滅彼愛

二有無復愛 比丘已離愛

寂滅歸泥洹

若能滅彼愛者，愛之為病，眾苦湊集，諸天世人所見歎譽，是故說曰：若能滅彼愛，三有無復愛者，已除愛，已除熱，已除眾惱，已除去愁憂。三有者，欲有色有無色有，是故說曰：三有無復愛。比丘已離愛者，諸有愛所纏所裹所持，比丘破諸結使，是名為比丘。著弊衣持鉢，亦名為比丘。是故說曰：比丘已離愛，寂滅歸泥洹，亦無是意處，是不受是都無想著，是故歸泥洹，亦無結使影，亦無更生影，是故說曰：寂滅歸泥洹。

以為愛忍苦

貪欲著世間 憂患日夜長 蕤如蔓草生

以為愛忍苦者，諸有心趣不能去離，多諸患者，無處不染著，是故說曰：以為愛忍苦。貪欲著世間者，難捨難離，懷抱不忘世間者，五陰亦名世間，受盛亦名世間，是故說曰：貪欲著世間。憂患日夜長者，常有憂患有熱惱有疾痛，今引譬喻，智者以譬喻自解，蕤如蔓草日，蕤如蔓草生。

人為恩愛惑

不能捨情欲 如是憂愛多 潺潺盈于池 人為恩愛惑者，恩愛牢固，永劫不朽，戢在人心。

識不能捨懷，以此恩愛不能越次取證，一往不還，不可制持，亦不可滅，是故說曰：人為恩愛惑。如是憂愛多者，由此恩愛增諸苦惱，入骨徹髓，猶如流水流入於池，亦如蓮花池水不著，此亦如是。恩愛纏結深固，心懷以解脫水洗其愛心，亦復不著，是故說曰：潺潺盈于池也。

諸賢我今說 眾會咸共聽 共拔愛根本

如擇取細新 以拔愛根本 無憂何有懼

諸賢我今說者，我者如來一切智三達六通，眾相具足，分別諸法，諸賢者大眾之名，成就聖賢諸法，所行眾法，仁賢過於三界所為皆辦，是故說曰：諸賢我今說。眾會咸共聽者，眾會者刹利波羅門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盡集一處，思惟法本，志所趣向，皆得其願，是故說曰：眾會咸共聽。共拔愛根本者，何者是無明，是如所說，諸向此五趣，從今世至後世無明為根本，皆由貪欲生，更有說者，前有癡心後愛染著，是故說曰：拔愛根本者。如選擇細新者，所以稱說擇細新者，有一因緣，一者除病，二者販賣，思惟選擇好者，便取病者得愈，販者得利，彼修行者亦復如是。愛根深固，須慧分別，應行，眾生尋得受化，便成就大事。已拔愛根，便得阿羅漢，是故說曰：如擇細新者。已拔愛根本者，所謂愛根本，根本是無明枝葉，餘結使，故曰愛本也。無憂何有懼者，有憂當有懼，無憂何有懼，憂者欲界，非色無色界，何以故。憂欲界，非色無色界耶。答曰：以其彼界性無憂，故所以生憂者，有父有母國城妻子僕從奴僮田宅財穀，此諸居業皆亦為憂，永無此者，終

無有憂，是故說曰：拔愛根本。有愛以有死，為致親屬多，涉憂之長塗，愛苦常墮厄。

為道行者 不與俗會 先誅愛本

無所殖根 勿如刈葦 令心復生

有愛以有死者，猶如未斷欲眾生，眾結使具足愛在其中，說曰：凡此眾生貪求無厭，皆由愛心，求三有者亦是愛心，意所貪著，妻息財貨皆由愛心，是故說曰：有愛以有死為致親屬多，涉憂之長塗者，前過不可尋，此諸眾生流轉迴趣五道生死，地獄餓鬼畜生，死此生彼，緣此四大身愛結所纏，是故說曰：涉憂之長塗。愛苦常墮厄，數數處胎受形無量，處生熟藏間，屎尿所染污，臭穢不淨，數數入胎，亦無厭足，亦無慚愧，是故說曰：當以巧便修其道會，不與俗會，數數者，生生不息來往不已，於此生在彼沒，此生者此現身分，彼生者彼異趣也。此生者，此人身，彼生者彼五道也，是故說曰：先誅愛本，無所殖根，恒處五道生處，五道復有輕重，有福便輕，無福便重，雖有輕重，莫若於道，無為道中都無輕重，無生滅著斷，設不求道染污穢者，如刈蘆葦及刈葦草，生生不息。

恬惓無憂患 欲除使結解 是為長出淵

無欲無所畏 聖人已離於欲 無畏無憂志

恬惓無憂患，欲除使結解，是為長出淵。無欲無所畏者，聖人已離於欲，無畏無憂志，性恬靜，是故說曰：無欲無所畏。恬惓無憂患者，已離諸欲，永盡無餘，若有眾生不能離愛，猶河趣海晝夜不息，是故說曰：恬惓無憂患，以能盡愛名滅體盡，無復根本，欲除使結解，是為長出淵，不復處有累，亦不作行非不作。

行是故說曰長出於淵

諸天世人民 依愛而住止 愛往眾結隨
時流亦不停 時過復生憂 入獄乃自覺

諸天世人民者何以故說天及人民乎以其為愛所使若生為天玉女營從共相娛樂視東忘西若生為人多所染著養妻育子心不捨離若入地獄受諸苦惱無復愛心餓鬼畜生雖有愛心微少不足言諸天及人愛心最多是故說曰諸天及人民依愛而住止者眾生之類依愛住染污與愛共俱是故說曰依愛而住止愛往眾結隨者猶如有人渡江河海導正從亦正愛亦如是趣三惡道眾結亦隨是故說曰愛往眾結隨時流不停者一時中間生處人中處在中國平正之士得種善本無有山河石壁饒出珍奇異物得信堅固於佛法眾有反復心慈愍一切殖眾德本諸佛出生皆興此國雖處中國亦是過去不得久住是故說曰時流亦不停時過復生憂者邊地佛後在八無閑處追本尋末自恥不及於中便生愁憂苦惱椎胸喚呼念過去事是故說曰時過復生憂入獄乃自覺咄嗟老苦我等在世間時聞諸學道之人修善得福為惡入獄習愛心者殖三界病沙門亦說奉持五戒修行十善得生天上人中我等愚癡不從教誡今反入獄受諸苦惱刀山劍樹火車鑪炭皆由愛心種此諸根是故說曰入獄乃自覺 緣愛流不住

陰根欲網覆 枝葉增飢渴 愛苦數數增

緣愛流不住者為緣何等緣者地獄餓鬼人及諸天緣愛未來有陰持入諸愛亦緣境界

出法所由是故說曰緣也愛流者猶如駛河流逝于海此愛流者亦復如是漏出諸色馨香味細滑法是故說曰愛流也不住者猶如穀種子入地即變易隨時溉灌萌芽得長愛穀種子亦復如是遍滿人身隨氣迴轉增諸不善根不住三界流轉四生奔趣五道是故說不住也陰根者五盛陰身是謂五盛陰深固難動如說陰根癡刺苦無常常苦空無我亦復如是是故說陰根也欲者有一事欲上至空際下遍十方境界地獄餓鬼畜生緣欲不斷故曰欲也網覆者猶如世人以羅網捕鳥以置罝捕鹿以深穿捕虎其有鳥獸遭此難者無有出期此眾生類亦復如是欲以欲網所覆不見善惡意常甘樂妙色香味細滑法為愛所纏不能去離其有眾生墮於愛網者必敗正道不至究竟是故說愛網覆也猶如葛藤纏樹至末遍則樹枯愛亦如是遍滿人身從頭至足無空缺處猶如人墮廁盡污人身體有智之士欲濟彼命遍觀其人頗有淨處挽而出之彼無淨處可挽出之然此人身愛心遍滿不可療治是故說曰枝葉增愛也饑渴者世人饑渴可以水漿以濟其命或食草根菓菰或以消息服氣或以藥草神呪可得延壽此愛心饑渴者飲四海水猶不漬愛一尺之地是故說愛渴而難濟也愛苦者愛未除盡數數增多長諸苦原是故說曰愛苦數數增 伐樹不盡根

雖伐猶復生 伐愛不盡本 數數復生苦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守園人瞻守官園當園中間生一毒樹諸有男女入

園遊觀停息此樹下者或頭痛欲裂或腰脊疼痛或即於樹下便命終者時守園人知為毒樹復見眾人遭諸苦難即施銚柯柯長一丈餘遙斫毒樹未經旬日即生如故然彼毒樹枝葉團足樹中之妙眾人見者無不歡喜其中眾生不知忌諱未遭此難共往奔彼自蔭其身影未移間復遭苦厄時守園人復於異日以銚往斫樹生如故倍復殊妙如是數斫生生如舊彼守園人宗族五親妻息僕使貪樂樹蔭盡取命終其人單子一己晝夜愁憂號悲而行路遇智者自陳酸苦其痛萬端是時智者告園人曰此眾苦惱卿自為耳夫欲止流莫若高隱欲伐樹者當盡根原卿所施功但種生栽何言伐樹汝今速往掘出根本其人意迷復慮死至設我往彼掘出樹根定死無疑若我死後官當更立守此園者我族正爾滅盡無餘亦無繼嗣續我後者宜自逃走出家學道至舍衛國祇洹精舍詣諸道人得作沙門然彼園人昔種善福根栽垂熟應入律行是時世尊還顧視彼比丘在大眾中而說此偈 伐樹不盡根

雖伐猶復生 伐愛不盡本 數數復生苦

時彼比丘聞說斯偈便自追本自所經歷即自心悟內自剋責思惟四大穢漏之患念彼毒樹數數往伐生生不息今四大身與彼無異愛根深固不伐根者枝流不斷便當就於生老病死沒彼生此沒此生彼如是流轉永無休息猶如毒樹自伐其根復害眾人此愛結使亦復如是自毀其命復能外損智慧之性

爾時比丘反覆重疊觀此五陰，從頭至足無一可貪，即於座上得須陀洹果。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果，六通清徹，在大眾中心自感激，三自稱善，快哉大道不距微細。今蒙聖恩得盡諸漏，即從座起繞佛三匝，還復本座。現十八變於無餘泥洹界而取泥洹，猶如自造箭。

還自傷其身 內箭亦如是 愛箭傷眾生
昔佛在摩竭國甘黎園中，城北石室窟中，有眾多獵師入山遊獵，廣施羅網殺鹿無數，復還上山時，有一鹿墮彼涼中，大聲喚呼，獵師聞已各各馳奔，自還墮涼，傷害人民不可稱數。雖復不死，被瘡極重，痛不可言，各相扶持，劣得到舍，求諸膏藥以傅其瘡，室家五親各迎屍喪，歸還耶旬之，其中被瘡眾生自知瘡差，厭患遊獵，宿緣應度，種諸善本，便自捨家學道，作沙門。爾時世尊與無央數百千眾生前後圍繞而為說法，爾時世尊為彼眾生欲拔其根，修立功德，示現教誡，永離生死常處福堂，於大眾中而說此偈：猶如自造箭

還自傷其身 內箭亦如是 愛箭傷眾生
時彼獵者雖為沙門不自覺知，如來今日證明我等定為獵師，內自慚愧，自省本過，在閑靜處思惟止觀，係意不亂，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著三法衣，出家學道，修無上梵行，自身作證而自娛樂，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生死。如實知之，爾時諸比丘皆得阿羅漢，六通清徹，無所罣礙，是故說此偈。

能覺知是者 愛苦共生有
無欲無有想 比丘專念度

能覺知是者，愛者眾病之首，猶如城郭聚集人民，憑地自怙，云何愛眾病之首，如佛所說，泥梨受苦，其數難量，皆由愛所造。凡在地獄受諸苦惱，皆由愛病，諸殺生者亦由愛致，不與取、姪、姪、妄語，十不善行亦復如是，皆由愛心造斯諸惡，十惡已具，死入地獄，十三火炙，燒炙其身，云何為十三？有二火山當前，向身入腹穿脊過，又二火山從背後來入脊從腹出，又二火山從左脇入右脇出，又二火山從右脇入左脇出，又二火山從下入上出，又二火山從上入下出，第十三火山何者是？自身所造渴愛火山者，不可療治，如佛契經，獄卒阿旁問諸罪人：汝等為從何來？罪人報曰：我等飢困亦不自知為從何來，爾時獄卒即以熱鐵丸強令使食，獄卒斯須復問罪人：汝等為從何來？我等甚渴亦不自知為從何來，爾時獄卒偃臥罪人，洋銅灌口，燒口咽喉皆悉下過，取要言之，地獄苦痛憂惱萬端，受畜生形，眾苦無數，云何為畜生受苦？如佛契經所說，於是比丘生畜生者，多諸苦惱，比丘當知，若有眾生墮畜生者，生冥長冥於冥無常，此等何者是？所謂入地蟄蟲，是皆由前身貪樂愛欲，身口意行惡，身壞命終死為地中蟄蟲，是謂冥生冥長於冥命終，是謂比丘畜生甚苦甚痛難忍，或有眾生緣四大生緣四大長緣四大終，此何者是？所謂庖生，是皆由前身貪著愛味故，身口意惡，身壞命終生庖蟲中，緣四大生緣四大長緣四大命終，是謂比丘

畜生甚苦甚痛難忍，比丘當知，復有眾生生畜生中，聞人大小便臭氣，馳走奔向，我等食是飲是，此等何者是？所謂雞狗猪豚驢野狐烏鳥等是也，比丘當知，餓鬼甚苦，云何餓鬼苦？或有餓鬼食噉鬚髮，或食身毛，或食指甲齒，身垢薄膜，至厚皮至革，筋骨心脾腎肝膽大小腸胃屎腦髓淚汗涕唾膿血脂膩膽尿，如此眾類，餓鬼所食，受此眾苦，皆由前身貪著愛味，慳貪獨食，設施人食，呪詛罵詈，汝等噉我食，如食膿血大小便，亦復如是，後為餓鬼食，此眾穢，復有餓鬼本為人時，獨食無恥，初不施人一粒之米，若見人施者，抑遮使止，後為餓鬼經歷久遠，耳曾不聞飲食之名，況得食乎？此餓鬼苦不可具宣，此三惡趣受苦無量，斯由前身愛心堅固，種此諸苦，是故佛說愛者眾病之首也，愛苦共生有者，無欲無有想，欲已去，離永盡無餘，已吐已捨，無有熱惱，眾患之本，是故說曰：無欲無有想，比丘專念度者，比丘專意初不錯亂，離邊至無邊，從此彼岸入泥洹境，清無熱惱，一切戀愛心寂然不起，是故說曰：比丘專念度也。

◎無放逸品第四上

戒為甘露道 放逸為死徑

不貪則不死 失道為自喪

戒為甘露道者，不放逸人雖死亦不為死，昔一比丘行滿德充，六時行道無毫釐減失，初夜中夜後夜精勤汲汲，斯須不倦，如是經久胸滿結氣，得心痛患，眾醫療治竟不除差，便忽命終，有一優婆塞聰明高才，無事不知，到

比丘僧中而說此偈。學禪修定者。雖身變敗壞。寧敗就後世。不敗令存在。何以故爾。不學禪定者。自既不染神復不度人。何以故。不自染神受他信。施衣被飯食床臥具。病瘦醫藥不能消化。畢其施恩。命終之後。當復報償。不能濟彼者。兼使檀越主人不得果報。不能顯揚佛法。雖存日損日耗。大法隱沒。外道熾盛。如此之類。喪法原首。是故說曰。戒為甘露道。放逸為死徑。復重說曰。放逸為死徑者。放逸之人多諸憊咎。種今世後世不善根。栽尊者馬師亦作是說。智者捨放逸。猶如捐毒藥。放逸多憊咎。今世亦後世。智者返其原。尋究放逸本。咄嗟放逸。如鼠溺酥瓶。昔有長者家持酥高樓上。覆蓋不固。鼠入酥瓶。晝夜浪噉。不出瓶口。身體遂長。酥既盡。漸鼠滿瓶。裏狀似酥色。有人至長者家。欲得買酥。是時長者尋樓上取酥。持著火上。鼠在瓶裏。頭在於下。身體在上。便於瓶中。命終。便於瓶中。復化為酥。賣與買人。得酥量。取升汁。骨沈在下。髑髏脚骨各自離解。長者見已。內自思惟。吾取酥時。瓶口無覆。必有鼠入。噉食此酥。即住瓶裏。不肯出外。酥盡。鼠死。事必爾耳。長者復念放逸。多憊其事。如是。道俗不異。俗不異者。其事云何。慳貪不施。不持禁戒。不修八關齋法。歲三月六恒不奉持。雖處於世。無益於道。死就後世。神受殃痛。墮惡趣。八不閑處。受諸苦惱。不可稱計。此是俗之放逸。眾惱如是。云何道之放逸。於是學道之人。外猗法服。內懷姦宄。亦復不修習經典。承事受正教。不念禪定。思惟戒律。

唐勞其功。不獲其報。於現身中。不獲果證。於後世方更積行。是故說放逸為死徑也。不貪則不死者。雖死亦不言死。何以故。不放逸人。遷神生天。受福無量。延壽無敗。心猛不惑。亦不中夭。無失命之憂。是故說曰。不貪則不死。失道為自喪者。習放逸行。不慮前後中間之惡。不習善壽。如聖賢壽。述非自是不從人諫。謂已所行。真正餘者不真。不以智慧。以自營命。是故說曰。失道為自喪也。 慧智守道勝終不為放逸 不貪致歡喜 從是得道樂

慧智守道勝者。於諸功德最勝最上。智者自修身無復缺漏。善能分別諸趣。諸道。智者聰明無有愚惑。常為天人所見。歎譽。增益諸佛正法。不斷。是故說曰。慧智守道勝也。終不為放逸者。已離於放逸。更不造故。心悅意歡。於諸善法。心無厭足。是故說曰。終不為放逸也。不貪致歡喜。從是得道樂者。賢聖道者。無放逸行。習本因緣盡。不復樂生處。在三有。是故說曰。從是得道樂 常當惟念道

自強守正 健者得度世 吉祥無有上 常當惟念道者。夫坐禪者。從朝至夜。從夜至朝。係念在前。心無錯誤。從初至後。從後至初。思惟惡露。此人身中。不淨之觀。是故說曰。常當惟念道也。自強守正行者。意常勇猛。心中悔。越度生死。未獲者。獲。未得者。得。未得證者。疾令得證。是故說曰。自強守正行。健者得度世者。所謂諸佛世尊及佛弟子。堅住正法。心難沮壞。除諸惡法。不淨之行。漸近泥洹。永寂安隱。是故說曰。健者得度世也。吉祥無有

上者。如來所化。吉無不利。所行吉祥。皆悉降伏。外道異學。一切生死。謂不吉祥。憂惱萬端。如輪行轍。初無停息。過是上者。更無有法出此法者。是故說曰。吉祥無有上也。

放逸如自禁。能却之為賢。已昇智慧堂。去危而即安。明智觀於愚。譬如山與地。是故捨憍慢。智者習明慧。是故捨憍慢者。有目之士。觀放逸行。非真非有。不可恃怙。是故說曰。當念捨放逸。所謂知者。不由他受。應對無外。不稟受他相色。即覺。是謂為知。意性捷疾。觸事能報。內雖博學。外現諮受。是故說曰。智者習明慧。昔尊者大目犍連。躬自度一弟子。初出家學道。一者從澣浣家出。二者從鐵作家出。時大目犍連漸教二人曰。先告鐵師。當習此禪法。善念思惟。不淨惡露觀。次告澣浣者曰。汝今習安般守意。此二人等。晝夜精勤。所願不果。經十二年。不能得之。時尊者舍利弗。知彼二人所願不獲。語目連曰。汝訓弟子。不以正行。訓當用法。乃訓放逸。汝今未了。應時法行。此澣浣出家者。當以說不淨觀。所以然者。其人意淨。意潔。來久。若當聞說不淨觀者。心即解脫。無所罣礙。復當與彼鐵作比丘者。教訓以安般守意。所以然者。其人恒習手執韞囊。了氣多少。然後心意乃得悟覺。時目犍連。隨舍利弗語。訓二弟子。即得開悟。是故說曰。放逸如自禁。能却之為賢。以昇智慧堂者。諸賢聖得昇此堂者。觀諸凡夫行人。如野草木。以大慈心。廣潤無外。猶如人間豪族堂舍。庶民所羨。諸賢聖等。亦復如是。昇賢聖堂。觀諸眾生。所習非真。憂念眾

生未脫其苦習著放逸。或於智慧放逸者。心在於禪意習於禪。隨師教誡不違其訓。是謂智慧放逸也。方知不習禪者無由得度。是故說曰。去危而即安。明智觀於愚。譬如山與地。猶如有人登高山上。遍觀下人無不照見。下人觀上而無所覩。愚者與賢亦復如是。愚心迷固不能解了。要由賢聖乃得開悟。發行不放逸。約己自調心。慧能作錠明。不反入冥淵。發行不放逸者。發行用心不倦。雖復發行。意怯弱者。不為發行。但有勇猛所願必果。是故說曰。發行不放逸者。心雖精勤。猶有放逸。不能成辦無上道果。是故說曰。不放逸也。約己自調心者。約己者。戒具清淨。調心者。執意不亂。終無邪念。是故說曰。約己自調心。慧能作錠明者。處在彈指之間。成辦四事。云何四事。除去無明。燒五陰形。然生脂膏。永滅愛本。猶如慧明彈指之頃。成此四事。亦復如是。成辦四事。除去無明。燒五陰形。然生脂膏。永滅愛本。賢聖道明亦復如是。彈指之頃。成辦四事。除去無明。然生脂膏。永滅愛本。燒五陰形。不為愚者所屈。以其成就賢聖道明故。以有道明。眾邪外道不能傾動其心。是故說曰。不反入冥淵也。

●出曜經卷第五

出曜經卷第六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無放逸品第四下

正念常興起

行淨惡易滅

自制以法壽

不犯善名增

正念常興起者。或有行人興起想念。所欲為事則不成辦。尊者童子辯說曰。意念施設事。心悔則不辦。識猛專一念。何願而不得。彼修行人亦復如是。心但念善。身不行者。不至彼岸。是故說曰。正念常興起也。行淨惡易滅者。身行清淨。口行清淨。意行清淨。何者。不淨者。四顛倒是。無常謂有常。是一顛倒。苦謂曰樂。是二倒。不淨謂淨。是三倒。無我謂我是。四倒。與此四倒不相應者。是謂為淨。是故說曰。行淨惡易滅。諸結使盡。身體清涼。而無熱惱。亦名為惡滅。自制以法壽者。所以言制者。制身口意。以法養壽。非為非法。以法求壽。非為非法。是故說曰。自制以法壽也。不犯善名增者。名稱聞於八表。德量徹于十方。其有聞者。莫不篤信。承受其教者。是故說曰。不犯善名增也。

專意莫放逸

習意能仁戒

終無愁憂苦

亂念得休息

專意莫放逸者。夫欲習行。意極熾盛者。於禁法中。復有缺漏。昔佛世尊弟子二十億耳比丘。自說教誡曰。諸佛世尊弟子之中。勇猛精進者。吾為上首。然我於無漏法中心未解脫。若我先祖父母財業居產。不可稱計。我今學道而不剋獲。宜還歸家。捨三法衣。修於俗法。五樂自娛。廣施貧乏。修戒精進。何為自苦。不果我願。爾時世尊以天耳徹聽。清淨無有瑕穢。聞彼二十億耳比丘。欲得還家。修白衣行。即從祇洹沒至億耳比丘所。問比丘曰。云何二十億耳。汝發此念。又自陳說。諸佛世尊弟子

之中。勇猛精進。吾為上首。然我於無漏法中心未解脫。然我先祖父母財業居產。不可稱計。我今學道而不剋獲。宜還歸家。捨三法衣。修於俗法。五樂自娛。廣施貧乏。修戒精進。何為自苦。乃至於斯。汝審有是語乎。對曰。如是世尊。佛告二十億耳比丘曰。我今問汝。內法之義。一一報吾。云何二十億耳。汝本在家時。善調琴。琴與歌和。歌與琴和。聲響一類。乃成其曲。不乎。對曰。爾也。世尊。云何二十億耳。若琴絃急。緩者為成曲。不乎。對曰。不也。世尊。云何二十億耳。若琴絃不急。緩者為成曲。不乎。對曰。如是世尊。世尊告曰。修行比丘。勇猛精進。便生慢怠。若懈怠不精勤者。復生懶惰。是故汝今亦莫極精勤。亦莫懈怠。處中行道。乃成其果。有漏心。便得解脫。爾時世尊說此語。已便從座起而去。爾時尊者二十億耳。在閑靜處。專念思惟。自感懇惻。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著三法衣。出家學道。修無上法。盡有漏成。無漏。於無餘泥洹。得阿羅漢。是故說曰。專意不放逸也。習意能仁戒者。能仁者。諸世尊。所謂戒者。二百五十戒。威儀內禁。諸佛訓誨。一句一義。盡為禁律。盡為戒。當習是捨是。當離是。就是是。故說習意能仁戒。終無愁憂苦者。夫修行人。內心懈怠。不修無上道法。深著世累。不離於俗。故生愁憂。復次。違法失禁。亦生愁憂。復次。行人受他信施。貪饕無厭。亦不諷誦坐禪。定意。不修念道德。亦不教化。佐助眾事。如此之人。便生愁憂。何者。無愁憂。所謂五根得力於禪法。無所缺損。便得越次。至無為境。入無憂

堂寂然快樂，是故說曰：終無愁憂苦也。亂念得休息者，所謂休息永滅不起，亦無生滅著斷。諸有熱惱陰持入病吟而不起，由善習定，乃至無憂之室，專念不亂，恒有善念與善因緣，是故說曰：亂念得休息也。不親卑漏法

不與放逸會 不種邪見根 不於世長惡

不親卑漏法者，卑漏法者何者，是一切諸結一切諸惡行一切邪見一切顛倒，若有眾生親近如斯法者，便具眾惡，是故智者不當親近，亦莫與從事，亦莫與談對言語，亦莫與坐起行步，常當遠離如避火災，是故說曰：不親卑漏法，不與放逸會者，夫放逸人所修行業動生患禍，以惡知識為徒侶，以十惡法以為援助，實非親欵像如朋友，佯涕墮淚謀圖其罪，辭為甘美，內如劍戟，如此放逸之人，常當遠離，不與從事，先甘後苦，聖人不習，是故說曰：不與放逸會，不種邪見根者，夫邪見之為病，其事萬端，如契經所說，無今世後世，亦無父母世無羅漢等得道者，捨佛真言，隨俗美辭，造立詩頌，虛稱詐逸，行不合己，捨本就末，離實居詐，所習顛倒，云佛世尊，辟支佛，阿羅漢，阿那含，斯陀含，須陀洹，非真非有，謗毀六度，稱言非行，如斯之比，最為邪見，何以故爾，謂真非真，謂不真是真，佛在世時，神口說曰：愚癡之人，不應受者而受，反見誹謗，云何言非，自陷於淵，復墮他於深淵中，諸天世人，不致其敬，若習外道異學，符書呪術，鎮壓求覓，良日役使鬼神，幻現奇術，如此輩事，皆為邪術，有目之士，不當修習也。佛譬喻說，猶有人須蛇食噉，處處求索

之乃剋蛇，以手捉尾，蛇反螫手，毒遍身體，忽便無常，皆由其人，不巧捉蛇，故以喪其命。今此愚人，亦復如是，以非為真，以真為非，是故說曰：不種邪見根也。不於世長惡者，所謂世者，有三，云何為三？一者眾生世，二者陰世，三者三界世。眾生世者，一足一足四足，乃至眾多，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亦非想非非想，是謂眾生世。陰世者，欲界色界五盛陰，無色界四陰，是謂陰世。三界世者，三千大千至無邊界，復從一起數至三千大千世界，是謂三界世。若有眾生習邪見者，便長於世，生諸穢惡，長地獄世，餓鬼世，畜生世，不種邪見根者，不與此三世從事，是故說曰：不於世長惡也。正見增上道

世俗智所察 更於百千生 終不墮惡道

正見增上道者，諸有分別邪見根原，永捨離之，正使前人，化作佛形，其人前立，演說顛倒，謂為正法，持心堅固，終不承受，何以故爾，以其正見難沮壞，故正使弊魔波旬及諸幻士，化若干變來，恐善男子不能移動其心，倍修正見，意不移易，此是世俗正見第一義，是故說曰：正見增上道。世俗智所察也。於百千生者，如佛所說，吾未曾見行正見人，於百千生墮惡趣者，吾未聞也。所生之處，賢聖相遇，亦不墮地獄餓鬼畜生中，是故說曰：於百千生終不墮惡道。修習放逸人

愚人所狎習 定則不放逸 如財主守藏

修習放逸人者，執意迷固，不順正理，謂己所行是，彼所行非，親近翫習，周而復始，如獲重寶，不能捨離，是故說曰：修習放逸人也。愚人

所狎習者，猶如愚癡小兒，亦不別真偽白黑，所不應捉者，便捉，何者是火毒蛇也。定則無放逸者，禪定攝思內外清徹，經七大七，禪睡，禪毬法杖，檢心坐禪，隨時進趣，不失禪法，云何名定，所謂定者，意不退還，日進不却，三十七，二十一日寂然無想，大七者七七四十九日，於中精勤，意不錯亂，便得禪定，意亂失次，復從一始，至七大七，禪睡者，以珂著頭上，以繩屬耳，睡則自寤，禪睡者，禪師手執禪毬，伺於睡者，以毬往擊，得毬轉擊餘者，用自覺寤，法杖，復以杖寤於餘者，展轉相寤，求於禪定，是故說曰：定則無放逸也。如財主守藏者，彼守藏者，彼禪定比丘，守護不捨，設有錯亂，尋攝其心，彼守藏主亦復如是，尋時瞻候，伺察庫藏，七珍雜寶，眾物牛羊，僕財奴婢，金銀珍寶，車乘馬瑙之屬，真珠虎珀，尋時瞻候，不使漏失，是故說曰：財主守藏也。修習放逸人，愚人所狎習，定則無放逸，便能盡有漏，便能盡有漏者，彼修行人，內自思惟，有漏之病，多諸憊咎，漏諸結，使布在三處，欲界色界無色界，我緣此憊縛著生死，實見欺誑，不至究竟，我方宜要當捐棄，現者使盡，未來未生，亦不造新，復不習故，是故說曰：便能盡有漏也。莫貪莫好爭，亦莫嗜欲樂，思念不放逸，可以獲大安，莫貪莫好爭者，不習放逸，亦不與俱，見有習者，心不好樂，復勸進人，使離放逸，亦不親近，是故說曰：莫貪莫好爭也。亦莫嗜欲樂，外道異學，歎說欲樂，異學自說，欲為鮮淨清淨，無瑕，當共食欲，使諸根充足，習欲無罪，以穢

法為淨。所以然者。有形之人。非欲不生者。無欲者。豈有我乎。如來說曰。此非真義。當共毀。何復歎譽。所以然者。為欲謂母主生欲樂。是故說曰。亦莫嗜欲樂也。思念不放逸。可以獲大安。盡脫出諸結。使恬然歡樂。國王大臣長者居士。積財巨億。恣心自娛。謂為受樂無窮。此習非安之法。當時甘心。後必受苦。求出無期。實為嶮危。一切諸使。永盡無餘者。是為乃獲大安者。不可移動。更不涉歷四境之難。以三達六通。雖有神足。不能移安。使至危嶮。是故說曰。可以獲大安也。不為時自恣。能制漏得盡。自恣魔得便。如師子搏鹿。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未得盡有漏。莫有所恃。此偈亦說。不為時自恣。長養四大。如虺同居。汝今比丘。當念精勤。求離牢獄。何緣放逸。永失道哉。死經無數。苦多樂少。云何於中復興塵勞。生死熾然。無迴避處。云何於中仍興放逸。是故說曰。不為時自恣。能制漏得盡者。汝等雖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諸漏未盡。欲愛未漸。雖不入地獄。畜生餓鬼。欲未盡者。未可有所恃怙。猶有大畏存在。何者。魔是也。弊魔波旬。晝夜伺察人短世間放逸。心懷踊躍。追逐人後。使人退轉。是故說曰。自恣魔得便。如師子搏鹿。猶鹿母初乳兒。小逐母東西。戀其子不能遠逝。時師子獸王。審知鹿母不能離子。時往搏撮鹿母子俱喪。所以然者。以其鹿母戀其子。故師子得便。欲未盡者。亦復如是。聞此切教。生厭患。觀諸法如幻如化。在閑靜之處。靜寂思

惟志不移。易欲愛心。盡無復塵染。欲愛盡得。阿那含道。即復前進。亦不中悔。共相率勵。精究苦原。盡諸縛著。逮漏盡。通得阿羅漢。是故說曰。不為時自恣。能制漏得盡。自恣魔得便。如師子搏鹿也。放逸有四事。

好犯他人婦。危嶮非福利。毀三姪姪四。

放逸有四事者。著欲之人。所遊居處。心常悅習。畜以寶用。明者觀察。以為穢漏。不獲其德。臥則不安。好喜罵詈。地獄為四事。好犯他人婦者。眾惡不可計。今身亦後身現世。為人所見。憎嫉。云何現身。為人所憎。所以為人所憎者。或為王法所拘。或為夫主所捉。或閉在牢獄。榜笞萬端。拷掠荼毒。其惱無數。身壞命終。生劍樹地獄中。罪人在獄。見劍樹上有端正婦女。顏貌殊特。像如天女。時諸罪人。見彼女端正無雙。心歡意樂。欲與情通。相率上劍樹。枝下垂刺。壞身體。毒痛難計。欲至不至。諸端正女。忽然在地。罪人遙見。諸女在地。復懷歡喜。復緣樹下。劍枝逆刺。破碎身體。肉盡骨存。高聲喚呼。求死不得。罪苦未畢。復還生肉。皆由貪姪。致此苦毒。如此經歷。數千億萬歲。受此毒痛。亦不命終。要盡罪。貪姪人獄。其事如是。若復貪姪之人。墮畜生中。或有時節。姪起。或無時節。姪起。姪有時節。眾生輩。雖犯於姪。不犯他妻。姪意偏少。不大慙懃。姪起。或無時節。眾生者。在人間。時姪意偏多。犯他婦女。今為畜生。欲意甚多。以是之故。姪無時節。生在畜生。受罪如是。貪姪。眾生墮餓鬼中。為姪姪。故共相征伐。乃至阿須倫。與諸天共爭。皆由貪姪。

犯他妻婦。生餓鬼中。受罪如此。貪姪之人生人中者。已婦妻女。姪無度。遊蕩自恣。不可禁止。若復強犯。越法姪姪。或尊或卑。不避親疎。雖得為人。亦無男根。或有兩形。或無形者。或有一形。亦不成就。如此姪姪之類。皆由犯姪。無高下故。貪姪之人。若生為天。遭五災疫。瑞應之變。已天王。女與他娛樂。天子見已。內懷憂感。如被火然。我身猶姪玉女。離索。心意熾然。生不善念。於彼命終。生地獄中。斯由不福利。行生五道中。隨形受苦。其罪不同。是故說曰。危嶮非福利也。毀三姪姪四者。是時姪姪之人。恒懷懼心。知犯姪罪。重沒命不改。具三口。意罵詈惡言。或姪姪之人。先不與女人相識。往便犯之。為女人所罵。或與女人相識。先有言語。夫主見者。夫主所罵。是故說曰。毀辱罵詈。二地獄四也。入地獄中。役使罪人。其事非一。是故說曰。地獄為四也。不福利墮惡。

畏而畏樂寡。王法重罪加。制意離他妻。不福利墮惡者。所趣惡道。餓鬼畜生地獄道。受苦無量。畏而畏樂寡者。今出其事。昔阿育王弟善容。出城遊獵。入深山中。見諸梵志。裸形暴露。以求神仙。勞神苦體。望獲梵福。服食樹葉。其精進意勇猛者。日服一葉。劣軟弱日服七葉。或有服六五四三二一。食七葉者。服七合水。六者六合。五合三二一。亦復如是。若不復如是。其中梵志。或臥荆棘刺。或臥灰土。或臥石上。或臥於杵。王弟善容問梵志曰。汝等在此行道。何患最盛。梵志報曰。王子當知。

在此行道更無餘患。唯有群鹿至此兩兩合同。我等欲意即時熾盛不能禁制。王子聞已尋生惡念。此等梵志勞形苦體。日曝火炙。命根危嶮。如有如無。猶尚姪欲不悉除盡。沙門釋種子服食甘美。在好床坐著好衣裳者。香華自熏。豈得無姪姪意乎。阿育王聞弟論議。即懷憂感。吾有一弟與福同俱。云何反更生邪見心。我當方宜除其惡念。備受其報罪。我不少。即入宮裏。勅諸伎從。各自莊嚴。至善容王子所共相娛樂。豫勅大臣。吾有所圖。若我勅卿殺善容王子者。卿便諫我。須待七日。隨王殺之。時諸侍女即往娛樂。未經時頃。王躬自往語弟王子。何為將吾伎女妻妾恣意自娛。奮赫威怒。以輪擲空。召諸大臣。即告之曰。卿等知不。吾未衰老。亦無外寇強敵來侵境者。吾亦曾聞古昔諸賢有此諺言。夫人有福四海歸伏。福盡德薄。肘腋叛離。如我目察。未有斯變。然我弟善容。誘吾伎女妻妾。縱情自恣。事露如是。復有我乎。汝等將詣市殺之。諸臣諫曰。唯願大王聽微臣言。王今唯有此一弟。又少子息。無繼嗣者。願聽七日奉順王命。時王默然聽臣所諫。王復寬恩。勅語諸臣。今聽王子著吾服飾。天冠威容。如吾不異。內吾宮裏。作倡伎樂。共娛樂之。復勅一臣。自今日始。著鎧持仗。手拔利劍。往語善容王子曰。王子知不。期七日終正爾當到。努力開割五樂自娛。今不自恣死。後用悔無益。一日適過。臣復往語。餘有六日。如是次第。乃至一日。臣往白言。王子當知。六日已過。唯明一日當就於死。

努力恣情五樂自娛。至七日到。王遣使喚云。何王子。七日之中。意志自由快樂。不乎。弟報王曰。大王當知。不見不聞。王問弟曰。著吾服飾。入吾宮殿。眾伎自娛。食以甘美。何以面欺。不見不聞。弟白王曰。應死之人。雖未命絕。與死無異。豈當有情。著於五樂遊意。服飾間耶。王告弟曰。咄。愚所啟。汝今一身憂慮百端。一身斷滅。不容食息。況沙門釋種子。憂念三世。一身死壞。復受一身。億百千世。身身有苦。追憶彼惱心意。熾然。或復自憶入地獄中。受苦無量。雖出為人。與他走使。或生貧家。衣食窮乏。念此辛酸。故出家為道。求於無為度世之要。設不精勤。當復更歷劫數之難。是時王子前白王言。今聞王教。乃得開悟。生老病死。實可厭患。愁憂苦惱。流轉不息。唯願大王見聽。為道謹慎。善修梵行。王告弟曰。宜知是時。即辭王出家。得為沙門。奉師教誡。晝夜不息。次獲證得須陀洹果。阿羅漢果。六道清徹。無所罣礙。是故說曰。畏而畏樂寡也。王法重罪加者。時彼貪姪之人。恒行穢濁。王法所加。所有財產。盡沒於官。髡答榜拷。毒痛無量。或閉在牢獄。經年不出。加以五繫鞭杖。日加瘡痍。膿血臭穢。難近。蠅蟲蟻螫。避無處所。臥大小便。求死不得。斯由姪姪不淨之行。死入地獄。求出甚難。

放逸品第五之初

本性不自造

不慮邪徑路

本性不自造者。所應造者不造。所不應造者反更造。為人所譏。或隨人語不自任己。由此

情知不自為

愚者念力求

致亂習放逸行。是故說曰。本性不自造。情知不自為者。目自見事於己。有損毀敗正業。牽致冥室。是故說曰。情知不自為。不慮邪徑路者。不可以思慮而獲財產。晝夜憂念。身不行者。所願不果。無所成辦。是故說曰。不慮邪徑路也。愚者念力求者。愚者所行。少於智慮。無有慧明。不能有所割斷。無有方便。處俗無俗。義處道無道義。是故說曰。愚者念力求也。

如車行道。捨平大塗。從邪徑敗。生折軸憂。如車行道者。昔有眾人。與十賈客。相隨採寶。歸家。時有一人。乘車載寶。無價明月雜寶。無數。車重頓躓。失伴在後。進不見伴退。畏盜賊便隨。邪徑御車涉路。行未經里。數車墜深澗。軸折轂敗。又在曠野。無人之處。椎胸喚呼。怨訴無處。對車啼哭。無方自致。不求方計。道為遠近。復不修治。朽車。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彼失伴之人。在於曠野。轂破軸折。對車啼哭。爾時世尊。知彼眾生。應得度脫。即遣化人。詣彼曠野。在虛空中。結加趺坐。厄人仰見人坐空中。即向求願。我今在厄難之中。願見救拔。得至安隱。方處。爾時化人。即以神力。接彼財產。及彼人身。忽然便在祇洹門外。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應受化人。今在門外。汝等導引。將詣世尊所。比丘受教。即將入覲。其人見佛。心開意解。求為沙門。即得為道。聞微妙法。解身無我。萬有皆虛。世間皆苦。唯道是真。此大法中。無復熱惱。所有財寶。盡施三尊。是我宿福。遭遇福田。水火災異。不能傷害。心倍歡喜。善心生焉。爾時世尊。漸說妙法。所謂

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漏為穢行。無數方便勸進修學。在大眾中而說此偈。如車行道。捨平大塗。從邪徑敗。生折軸憂。時彼比丘聞佛說偈。內自思惟。今日世尊獨為我說法。不為餘人。所以然者。如偈所云。盡為我身所涉勤苦。如來悉知。倍興恭敬於佛法。眾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六通清徹。所願者果。已離三有不處生死。時彼眾中復有眾生。執意不固。欲犯禁戒。習愛欲行。違遠威儀。不隨正真之道。爾時世尊知彼眾生心中所念。欲使大眾忘憂除患。去彼惡心安處無為。重與大眾而說此偈。離法如是。從非法增。愚守至死。亦有折患。是時世尊重告大眾。猶彼商人捨平大塗而就邪徑道路。頓躓折軸之憂。今此眾中異心眾生亦復如是。欲離正法。習增非法。愚人守死墮入惡趣。云何諸比丘。在如來前而復面欺。審爾不乎。若當老死對至無所恃怙。號天啼哭無益神識。淚如江河投于四海。不能制神不趣惡道。我今出現為諸眾生除諸苦惱。夫人貪欲燒身滅族。今世後世所往不安。汝等比丘。彼當犯戒於現法中不獲度世。恒沙諸佛所不能療。諸比丘聞佛所說。肅然毛豎。心懷戰慄。內自悔責。佛知其心應得受化。漸與說法。去諸塵勞。得法眼淨。以次得證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六通清徹。不處三有。永離八難。爾時大眾聞佛所說。歡喜作禮而去。行亦應正。非事莫豫。邪徑增垢。諸漏興盛。漏已熾盛。除邪漏盡。

行亦應正者。一切眾善德本善法者是謂行也。眾法要藏晝夜親近。遂至無為。然彼群類捨正就邪。不應行者便行。應行者而捨離之。方更翫習不善之法。已習非法離於善道。與地獄相近。是故說曰。行亦應正也。非事莫豫者。非事者。放逸貪婬習於不要之行。是故說曰。非事莫豫也。邪徑增垢者。意習邪業。心如猿猴捨一捉一心。如流河意不真實。不住於善法。如頭落髮華無從住。是故說曰。邪徑增垢也。諸漏興盛者。猶如蘆葦竹聚。亦如谿谷河澗水流盈溢。意不專一心。恒放蕩漏諸塵勞。是故說曰。諸漏興盛也。漏已熾盛者。前漏後漏。有何差別。報曰。不修善法。意恒漏失。日夜滋甚。不專其念。放逸自娛。諸漏更興。是故說曰。漏已熾盛也。除邪漏盡。永求遠離。不與同處。諸佛恒沙過去不住。放逸眾生被繫不解。明者觀此行。已知為失道之本。復當思惟求獲善法。欲自敬者。先當敬法。是故說曰。除邪漏盡。諸有猗權慧。常念於身患。非事亦不為。應為而不捨。有念思智慧。永無有諸漏。諸有猗權慧者。諸佛世尊常所說法。適前人說不唐舉事。或隱事而說不顯其名。或與刹利婆羅門長者居士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又時顯名而說。又時隱名而說。然此一偈隱顯不定。是故如來說法不指事而說。統為一切故說此偈。或為教授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意常勇猛不懷怯弱。不捨本誓。意常勤勵。不及道者。是故說曰。諸有猗權慧也。常念於身患者。如佛經所說。諸有念

身者。即名不死。諸有念身。自致甘露。不念身者。犯於甘露。思惟身本一一分別者。則致甘露。所願必果。有念身者。廣說如契經。尊者曇摩尸梨。亦作是說。夫人一生中不懷眾想念。彼人得善利。多所饒益處。世無眾患。由念身想故。在山有山。想在家有家。念不離身念者。是謂無上之人。若行若坐。不離其念。是故說曰。常念於身患。非事亦不為者。夫人意正所向皆達。所非事亦不隨順。不應親近。亦不親近。不應廣布者。亦不廣布。復不向人演說非法。常念捨離不與同俱。是故說曰。非事亦不為也。應為不捨者。常順時節。不失明教。前後中間初不違失。是故說曰。應為而不捨者也。有念思智慧者。諸有形類。專其一意。思惟智慧。以智斷結。猶如田家子。左手執草。右手刈除。智慧之士亦復如是。執念堅固。心不移易。智能分別。慧能割斷。識物別真。謂之智。暢演玄鑒。是謂慧。是故說曰。有念思智慧也。永無有諸漏者。智慧所照明。是時諸結皆悉消滅。已盡已除。拔其根本。更無生死。是故說曰。永無有諸漏也。所謂持法者。不必多誦習。若少有所聞。具足法身行。是謂持法人。以法自將養。所謂持法者。爾時佛告尊者大迦葉。汝今迦葉。當詣大眾教誨後學。分別演說深法之義。所以然者。汝所教誨。則我教訓。汝演法味。則我演法味。是時迦葉白世尊言。如今新學比丘。難可覺悟。今日晨旦。有二比丘與共競諍。一人論無是目連弟子。一人善說是阿難弟子。此二人者。各執所見。共相是非。我等二人當共

拘義誰有勝負義理多少。是時世尊勅一比丘。速喚論無比丘。目連弟子。善說比丘阿難弟子。將至如來所。比丘聞佛教已。即時喚二比丘。將詣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是時世尊告二比丘。卿等云何曾聞如來吐此言教。在大眾中與人拘義。諍於勝負。見此不耶。比丘對曰。不也。世尊。汝等愚人。何為大法。諍於勝如。爾時世尊在大眾中而說斯頌。所誦持法者不必多誦習。若少有所聞。具足法身行。是謂持法人。以法自將養也。若有利根眾生。誦一句義。思惟分別。盡諸有漏。越次取證。得其道果。永無愛欲。能盡諸結。未獲求方便。使獲。未得果證。求方便。令得果證。如此之人。乃名多聞也。名曰持法。以法次法證法向法。一思惟如法教誡。無所違缺。是謂持法不必多誦習也。雖少所聞。具足法身。雖多誦習。義

放逸不從正。如牧數他牛。不獲沙門正。雖多誦習。義者。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有異比丘。從遠方來。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比丘。須臾退坐。前白佛言。我聞多聞比丘。齊幾名多聞比丘。如來說多聞比丘。限齊至幾許。名為多聞比丘。佛言。比丘。吾前後所說。不可稱記。一者契經。直文而說。義味深遠。二者誦。比次言語。不失本文。三者記。諸四部眾。七佛七世。族姓出生。及大般泥洹。復十六倮形。梵志十四人。取般泥洹。二人不取。彌勒阿耨是也。四者偈。偈散在諸經。義味深廣。義豐理弘。五者因緣。緣是故說。是不緣是。故不說是。六者出曜。所謂出曜者。從無常

至梵志。採眾經之要藏。演說布現。以訓將來。故名出曜。七者成事。所以言成者。如持律人。記律所犯。故名成事。八者現法。所以言現者。記現在事。目覩耳聞。故名現也。九者生經。所以言生經者。如李鹿母前身。所更一生。數生至百千生。故名生經。十名方等。方等者。前略後廣。無事不包。故名方等。十一名曰未曾有法。若尊者阿難。以未曾有法。歎如來德。十二者義經。所以言義者。契經義偈。義一一通達。無復滯礙。多聞比丘。齊此而止。復次比丘。若族姓子。信心篤信。受四句義。諷誦通利。法法成就。次法向法。以法證法。一一思惟。如法教誡。無所違闕。比丘齊是。名曰多聞。雖復多誦。包識眾經。不順其法。如其教誡。違法自用者。於法有損。不名多聞。如來引喻。告諸比丘曰。昔有一人多牧群牛。捨己群牛。數他群牛。以為己用。己所有牛。或遇惡獸。或失草野。日有損耗。不自覺知。便為眾人所見。嗤笑。世之愚惑。莫甚於卿。認他群牛。以為己有。多聞比丘。亦復如是。自不隨順正法。言教。能勸進他行。四事供養。衣被飲食。床臥之具。病瘦醫藥。復勸進人奉戒。修福。行善。得報。習罪受殃。此多聞比丘。不隨沙門禁律。為諸梵行所見。嗤笑。皆共重集。至比丘所。呵止諫曰。汝為多聞。古今分明。演折幽奧。不能自正。安能正人。犯沙門律。違法越教。雖爾。人生一世。誰不志亂。世誰無過。諸天神仙。皆聞有愆。唯有智士。百慮千失。猶是上行。爾時梵行說此偈曰。雖多誦習。義放逸下從正。如牧數他牛。不獲沙門正。

爾時多聞比丘。素自聰鑒。猶如新衣。易染為色。時多聞比丘。改往修來。潔心淨意。諸漏已盡。得阿羅漢果。六通清徹。存亡自由。所願成就。出曜經卷第六

出曜經卷第七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放逸品之二

吾觀遠來士 眾相不缺漏

此必王世界 終不宗奉師

是時菩薩問阿蘭曰。汝學積久。涉苦無數。為獲何證。而自娛樂。阿蘭報曰。吾所遊學。度於色。想上。至空處。於其中間。而自娛樂。是時菩薩便作是念。阿蘭無智。獨吾有智。阿蘭無信。獨吾有信。阿蘭猶尚得此空定。況我進學。不成無上等正覺乎。是時菩薩思惟。色。想。反覆。校計。即獲空定。即問阿蘭。汝所獲定。齊是空耶。復出空耶。阿蘭曰。菩薩所學。定意。齊是而已。更無餘定。可狎習者。是時菩薩內自思惟。吾今宜可至鬱頭藍弗所。即至藍弗所。問藍弗曰。汝今在此學。來積久。為獲何定。而自娛樂。藍弗報曰。吾所遊學。從不用處。至有想無想處。菩薩聞已。即自入定。便獲不用處。至有想無想處。是時菩薩便作是念。藍弗無智。獨吾有智。藍弗無信。獨吾有信。藍弗猶尚能獲此定。況我進學。不成無上等正覺乎。菩薩捨此定已。不由此法。得成無上等正覺。內自思惟。說此偈曰。眾生貪自喪

樂獲世俗定 輪轉墮生死 禍災入世冥
是時菩薩復自思惟此非至要泥洹之道我
當更求出要之路復向藍弗說此偈曰

我當暴屍骸

露現鉤鏤骨

要當方便求

生老病死本

是時菩薩便復前進在閑靜處勤形苦體日
進一麻一米六年苦行意欲起行起則前倒
坐則却偃是時兜術諸天下降衛侍菩薩觀
見菩薩無出入息或言命終或言滅度悲哀
感結而說斯偈

本執弘誓心

拯世無邊境

捨彼忉利宮

今方取命終

爾時有天前問菩薩若使尊人厭患人間飲
食精氣當以天上自然精氣益菩薩力是時
菩薩復作是念若我今日受天上精氣斷人
間食者則非其宜是時菩薩便不受諸天所
貢飲食精氣菩薩勤苦苦行已經六年便自
校計身中我今氣力羸劣夫成無上等正覺
道不以苦行勞身然後成道我今宜可飲食
人間之食食秬米蜜麩膏油塗身是時菩薩
便說此偈

煎熬濕愛本

以心智斷別

心為萬想本

計身無有仇

爾時菩薩即如所念人奉蜜麩乳糜膏油塗
身時菩薩左右有梵志二女供給所須時彼
二女穀五百牛乳飲二百五十牛復穀二百五
十牛乳飲百二十五牛復穀百二十五牛飲六
十牛穀六十牛飲三十復穀三十飲十五穀十
五飲七復穀七便為菩薩作食乳沸出釜上
一仞復還入釜時有相師梵志見釜乳沸還
相謂言若有立根得力食此乳糜者便成無

上等正覺道時二女人以金盃盛糜貢上菩
薩菩薩納受食已澡漱以金器投于水中釋
提桓因接取持詣天上菩薩氣力充體渡尼
連禪水是時水側有一人名曰吉祥執劍刈草
菩薩直前語吉祥曰見與少草敷地結跏趺
坐吉祥奉上草往詣樹下躬自敷草結跏趺
坐發大弘誓我今已坐此樹下終不壞坐要成
無上等正覺道乃起于座是時弊魔將十八
億眾并魔子薩陀至菩薩所或獸頭人身或
一頭兩體或為猿猴師子虎兇毒蛇惡獸魔
鬼形體若干擔山吐火手執刀劍戈矛戟楯
側塞虛空跳踔吼喚來恐菩薩菩薩慈力一
毛不動便成無上等正覺道魔即退還是時
如來熟視道樹目未曾眴時有三賈客遠涉
道來欲還本土諸天固遮不使時過牛車頓
躓諸天告曰如來成道已經七日可往奉獻飲
食即以器盛蜜酪酥往至如來所貢上飲食
是時如來不欲納受所以然者若我舒手取
食者與外道梵志不別我今當觀過去諸佛
世尊為用何食適作是念諸天空中曰過去
諸佛皆用鉢食發語已訖四天王奉上四鉢
非是巧匠所造自然成就是時如來復作是
念今四天王奉上四鉢若我取一捨三取三捨
一則非其宜今盡取四鉢拍為一鉢時彼賈
人以蜜酥酪奉上如來即為嚙願今所布施
欲使食者得充氣力當令施家世世受福安
快無病終保年壽終受吉祥兩足安隱四足
安隱遠來安隱現在安隱夜安隱晝安隱日
中安隱一切諸穀子安隱居家盡安隱無病

內安隱及諸一切眷屬安隱多諸淨潔飲食
治百秋見百秋爾時世尊七七四十九日默然
不說法內自思惟欲使前人自來請受時摩
竭人民聞菩薩已成佛道晝夜懇惻追念如
來摩竭國界疫氣縱橫應度眾生八萬人死
盡生天上爾時世尊漸復前進先降五次二
五次三十七次十二村人爾時閻浮利地有六
十羅漢如來六十一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
等人間分衛兩兩為伴慎勿獨行所以然者
眾生處世或有利根或有鈍根不遇沙門者
便失泥洹爾時世尊轉詣鬱毘黎梵志村聚
爾時世尊降千梵志轉向羅閱城瓶沙王聞
如來轉詣羅閱城人間分衛即嚴四種兵欲
出城外諸天閉城門不使王出王問左右何故
不出城虛空報曰大王當知有緣眾生幽繫
在獄若王放大赦者乃得見如來耳爾時大
王尋放大赦牢獄繫囚悉得開解是時王尋
得出城往迎世尊如來遙見瓶沙即下道詣
尼拘留樹下坐時瓶沙王即下步進往趣如
來頭面禮足三自稱字姓名我是摩竭國界
瓶沙王也世尊告曰我先以知摩竭王耳爾時
世尊命王復坐漸與說法使摩竭人民萬二
千人諸天八萬諸塵垢盡法眼得生是故說
曰不逸摩竭人緣淨得生天 不欲致名譽
智者分別義 無逸義豐饒 智者所承受
不欲致名譽者為諸賢聖正見之人復為諸
佛賢聖弟子所見歎譽如此之人能去放逸
習清淨行不放逸之人於諸善法增益功德
多所饒益夫人處世從今世至後世與善法相

遇遭賢遇聖，聞法輒得蒙度，皆由不放逸得此名譽。在在處處，紹繼佛種，正法久存，是故說曰：不欲致名譽，智者分別義者，廣學之人亦知俗義，復知道義，云何知俗義，或習耕田種作，或入海採寶，或學書文辭，或算計歷數，或學刻印封藏，或為王者執使，通致遠近，或和合二寇，各處無為，如此俗義，皆由不放逸得辦此事。云何智者解了道義，坐禪誦經，佐助眾事，云何坐禪，夫坐禪入定者，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得初禪二禪三禪四禪，空處識處，不用處，有想無想處，復得四等慈悲喜護神足天耳，知他人心智，自識宿命，復見眾生逝者生者，不憍慢之人，入禪定意，辦此諸法，成第一義，斯由不放逸也。放逸之人，終不成辦，是謂坐禪之人，所獲功德，云何誦經，堪任誦習，契經律阿毘曇雜藏，及外異學所誦經典，有人稟受不恪其義，若有外學來詰問者，便能酬答，無有狐疑，放逸人不能習此法，放逸人者，不能成辦，云何佐助眾事，是時無放逸人，能勸四輩，供事三寶，興起塔寺，或起講堂，冬溫夏涼，或作食堂，修治補缺，散華燒香，汁灑地，供給當來過去現在眾僧，不放逸之人，能成辦此事，放逸人者，不能成辦，是故說曰：智者分別義，無逸義，豐饒者，不放逸人，饒財多寶，於世技術，無所乏短，意欲施行，出眾人表，採致真珠車渠馬瑙，虎珀水精琉璃，無價摩尼珠，此是俗間，不放逸所得，出家學道，得阿羅漢，獲第一妙智，見致身證，得空入空三昧，得無願入無願三昧，

得無想入無想三昧，得此泥洹要路者，皆由不放逸也。是故說曰：無逸義，豐饒也。智者所承受者，所以言智者，言無漏失，語常含笑，不懷憍慢，便能興致如此之德，無智之人，不能成辦，是故說曰：智者所承受。現在所存義，亦及後世緣。勇士能演說，是謂明智士。現在所存義者，不放逸人於現在法中，多獲財寶，自然受福，為人所念，言從語用，承受其教，放逸人則無是也。是故說曰：現在所存義也。亦及後世緣者，不放逸人得為人次，便能布施持戒，守齋，見諸行道者，代其歡喜，以諸善法香熏身體，於百千世，顏貌端容，是故說曰：亦及後世緣也。勇士能演義者，隨時應適，不失其所，所謂勇士者，佛及弟子是也。是故說曰：勇士能演義也。是謂明智士者，能成就眾法，分別思惟，為人導將，示人之善，除人之惡。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能免深海難 如象拔淤泥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國王波斯匿有一暴象，恒入軍陣，所在征伐，無不降伏。然彼暴象飲酒過多，沒在深泥，將諸大象人眾數千，共挽此象，不能移動。有一智人見而問曰：汝等眾人，何等作為？眾人報曰：王家大象暴戰，沒在深泥，以數千象力，及以人眾，共挽不能移動。智人問曰：此象先時力為多少？眾人報曰：此象戰鬥力無涯限。智人復告眾人：汝等還捨象眾，吾能拔出，使得無他。是時智人即集鼓角，椎鍾鳴鼓，像如戰鬥，復使眾人皆著器仗，象聞鼓聲，謂為大寇入境，共相

攻伐。即從深泥越奔趣軍眾，馳奔四面，求索戰鬥。時波斯匿王問左右：拔象淤泥，是誰之力？左右白王：有一遠僑智人，設此權謀，得免象難。王尋賞用，以為輔佐。時有眾多比丘，眼見耳聞，便自校計，象為六畜，無有慧明，墮無閑處，聞戰鬥聲，便從淤泥而自拔濟。然我眾人沒在生死之海，不離五道之難，有生老病死，毒畏之患，不能自拔，共相追逐，一身滅壞，復受一身，動與罪連，還轉六趣，求出無期。是時諸比丘，日夜精勤，不暇食息，如救火然，如避劫燒，熾然諸法，焚燒結使，如鐵百鍊成器，必利。人亦如是，結去心存，矚然大悟，得阿羅漢果。六通清徹，存亡自由。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知諸比丘，執志堅固，信不懷倦，各相剋勵，復知戰象自拔淤泥，為後眾生作大炬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闡揚大教，遠近聽聞，在諸大眾而說此偈。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能免深海難 如象拔淤泥

比丘謹慎樂者，持行比丘心，不放逸，內外清徹，無有瑕垢，遊志無為，無染無污，是故說曰：比丘謹慎樂。放逸多憂愆者，眾畏之原，首多諸愆咎，亡國破家，無不由之。猶火猶賊，亦如毒藥，放逸之人心，意倒錯，墮入惡趣，自入深淵，復教人入淵，多諸恐懼，畏初無歡樂之心。是故說曰：放逸多憂愆也。能免深海難者，云何名為深海難？餓鬼畜生地獄，是欲從三趣求，毫釐善而不可得，能自拔濟者，得須陀洹果，能拔餓鬼畜生之難，以離世患，不與罪俱。是故說曰：能免深海難也。如象拔淤泥者，是時

戰象內心自念，吾前後來受王寵待，甘美飲食，吾先服食，與王鬪戰無不降伏，設我今日沒在淤泥，不自拔出，與王進鬪者，則我失由來之名，亦使一國被其毀辱，是故說曰：如象拔淤泥。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散灑諸惡法

如風飄落葉

昔佛在摩竭國界甘梨園石室窟中，是時眾多比丘在彼眾中，日夜行道，樹木繁茂，蔭厚晝闇，各不相見，賊寇縱逸，在彼暴虐，恐怖諸行道比丘，及至秋節，風飄葉落，各得相見，賊自隱藏，時諸比丘復作是念：蔭厚草茂，寇賊縱逸，外事如是，內亦當爾。毛髮爪齒形容殊妙，覆諸結使，姦愛遊蕩，得伺其便，劫善本財貨，眾多比丘到時，持鉢入城乞食，還詣精舍，自敷座具，端意正心，係念在前，思惟方便，伐結使賊，漸漸除垢，斷欲愛色，愛無色愛，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諸比丘共相篤勵，懇惻其心，各在閑靜，思惟校計，各除欲愛，色愛無色愛，爾時世尊欲使大法久存於世，為後眾生作大炬明，闡揚大教，遠近聽聞，在諸大眾而說斯偈。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散灑諸惡法

如風飄落葉

結使大聚，智慧火然，斯不由師自然覺悟，後學眾生能法此者，學中之上，從師承受，學不進者，學中下也，如是比丘當求上學，勿為下學。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結使所纏裹

為火燒已盡

昔佛在摩竭國界甘梨園石室窟中，是時眾多比丘，日夜行道，地中眾草極大茂盛，各不

相見，賊寇縱逸，在彼暴虐，恐怖諸行道比丘，及至秋節，風飄葉落，各得相見，賊自隱藏，時諸比丘復作是念：蔭厚草茂，寇賊縱逸，外事猶然，況復於內，髮毛爪齒形容端正，殊妙覆諸結使，姦愛遊蕩，得伺其便，劫善本財貨，眾多比丘至時，持鉢入城乞食，還詣精舍，自敷座具，端意正心，係念在前，思惟方便，伐結使賊，漸漸除垢，斷欲愛色，愛無色愛，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諸比丘共相篤勵，懇惻其心，各在閑靜，思惟校計，各除欲愛，色愛無色愛，爾時世尊欲使大法久存於世，為後眾生作大炬明，闡揚大教，遠近聽聞，在諸大眾而說斯偈。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結使所纏裹

為火燒已盡

猶如野火燒盡茂草，永滅無餘，此亦如是，除欲界結使，亦無遺餘。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各各以次第

得盡諸結使

昔佛在摩竭國界甘梨園石室窟中，是時眾多比丘，日夜行道，到時入城分衛，道逢王者，收估取利，送詣王藏，諸比丘見已，內自思惟，王者教令，民悉靡從，況今如來有無量之藏，何者是耶？所謂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八直行，有此諸道之法，得盡結使，為良為美，無過上者，是故說曰：各各以次第，得盡諸結使。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義解分別句

行息永安寧

昔佛在摩竭國界甘梨園石室窟中，是時眾多比丘到時，著衣持鉢，入羅閱祇城乞食，見諸王子及長者子數十之眾，共學射御，箭相

拄無空漏者，時諸比丘見已，便作是念：此諸貴族子學此射術者，希望稱譽，兼俟外寇令敵不入國，雖學是術，不成學術，能以毫釐四諦，分別思惟，係在心者，乃為學術，眾多比丘乞食訖，還出城，到精舍澡洗手腳，敷尼師壇，結跏趺坐，係念在前，晝夜不息，便獲四諦，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諸比丘共相篤勵，懇惻其心，各在閑靜，思惟校計，各除欲愛，色愛無色愛，爾時世尊欲使大法久存於世，為後眾生作大炬明，闡揚大教，遠近聽聞，在諸大眾而說斯偈。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行息永安寧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戀諍小致大

積惡入火焚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佛弟子名拘提，於羅漢果六反退還，至第七頭自覺得證，即求利劍，復恐退還，自害其命，是時弊魔波旬馳奔四面，求覓比丘神為生何處，不知神所生之處，往至問佛，奔趣四方，求覓神識，不能知處，求覓拘提，亦不知處，世尊告曰：拘提比丘已取滅度，神識處空，與空合體，弊魔聞已，心興鬱毒，舉身自投青蓮香浴池中，池水涌沸，水性龜蛇之屬，盡皆命終，是時拘提比丘求於道果，七反退轉，諸羅漢等見其退轉，復恐却退，晝夜精勤，修賢聖道，而現在前，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諸得道比丘，各自精勤，於證恐退，復還欲使大法久存於世，為後眾生作大炬明，在大眾中而說此偈。

比丘謹慎樂

放逸多憂愆

戀諍小致大

積惡入火焚

悲怒隆盛 冷水揚沸 惡至罪牽 受報無窮

書夜當精勤 牢持於禁戒

為善友所敬 惡友所不念

書夜當精勤者何以故說精勤遠離非法之相貌去離不善法精勤於善法精勤滅有漏邪見顛倒狐疑猶豫皆悉除盡復求方便去諸習結是故說曰書夜當精勤牢持於禁戒者身口意威儀善念修習心如金剛不可沮壞執戒牢固不為外邪得其便禁戒者二百五十戒牢持守護不為慢怠防戒當如不度棄捐法婬怒癡起息令不起是故說曰牢持於禁戒為善友所敬惡友所不念者善友者正見之人修於真正之法等成就者盡為彼人所敬念惡無放逸是故說曰為善友所敬也惡友者惡知識離彼此岸見諸善人修道德者心懷嫉妬不欲聞見是故說曰惡友所不念

無念及放逸

亦不習所修 睡眠不求悟 是謂入深淵

無念及放逸者多喜忘誤性意錯亂心所施為盡為不善善念遂滅惡念增生已生惡念便墮惡趣為人所憎嫉放逸之人晝夜思念吾當捨此至彼或生害心起若干念是故說曰無念及放逸無念及所修者意常慢惰已生慢惰為道俗所棄云何為俗所棄如佛契經說長者子慢惰之人有六非義受罪之法云何為六事應速行而不行事應挽行而不行飽食應作而不作極飢應作而不作極熱應作而不作極寒應作而不作是謂長者子慢惰之人有此六非義受罪之法不得至無

上正真之道是謂俗所棄云何為道所棄於

是比丘不誦契經律阿毘曇及以雜藏不坐禪誦經佐助眾事於現法中不至究竟不肯修習於道俗中永無所習云何於俗無所修習意不汲汲修習命財非命財所謂命財者象馬牛羊奴僮僕使是謂命財云何非命財金銀七寶穀食田業養生之具是謂非命財藏置不牢為賊所侵是謂俗所不修習云何於道所不修習不守護諸根前念生後念續念念惡隨不容善想如河於山而下流有人意欲中斷絕而不流者終不可得放逸之人亦復如是念念惡隨有人欲於前念後念中間生善心者終不可得所以然者以其惡念念念相隨是故說曰亦不習所修也睡眠不求悟者猶如有人或時在眾聽法為睡眠所逼不能覺寤或時與人言語輒便睡眠唯有智者方宜諫諭或以苦言諫諭或以罵詈加彼或以方便先瞋後喜是故世尊出五鼎沸世為人演說生死熾然之法設能分別知苦原本則無復此眾患之法不求巧便於諸善法日衰日耗增有漏行是故說曰睡眠不求悟是謂入深淵者戒有二業云何為二一者二百五十戒清淨如真金二者於諸善法不廣修學求盡有漏得無漏證亦復不求向須陀洹得須陀洹果向斯陀含得斯陀含果向阿那含得阿那含果向阿羅漢得阿羅漢果於斯諸法不肯狎習便自墮於深淵不至究竟是謂道者入深淵也云何俗入淵若人處俗不習乘象御馬執鉤擲索相鬪嶮偽應進

應退盡不修習便自沈沒不能顯其名德家業不成就是故說曰是謂入深淵也

常求除前愆 使不失其念 隨時不興慢

快習於善法 善法善安寐 今世亦後世

當求除前愆者猶如曾入海人諳知入海孔穴道路所經過處某處某處水漿某處博戲家某處婬種家如此諸家當念遠離設至海中有菓名摩檀那亦莫取食設食此菓者便不能採致珍寶彼執律者亦復如是示人徑路常念避去非法之聚設入非法聚者則不能採致深法猶如有人素不明道意欲所趣則有留礙亡失財物能按大道不從邪徑者便安隱歸家內法亦復如是守護善法使外惡不入常念思惟不去心懷是故說曰當求除前愆使不失其念云何隨時不興慢者常念隨時不興於嫉慢恒有勇猛心不懷懈怠志離放逸諸法並集眾善具足猶如勇士能却外難著鎧持仗心不怯弱手執弓矢腳不移轉便不復畏外敵比丘亦復如是執心牢固興弘誓意而自纏絡除結使賊亦無疑難是故說曰隨時不興慢也云何快習於善法所謂法者善不善無記世尊說曰念除不善無記當修於善法何以故不善法者令人入惡無記法者令人墮愚惑之中善法者令人入善善處天上人中或入無為泥洹境界是故說曰快習於善法云何善法善安寐者不復畏墮地獄餓鬼畜生若人毀辱不懷畏懼臥寐恬淡寤則常安是故說曰善法善安寐今世亦後世若在今世無有愁憂苦惱何以故

爾以其善修法故若生後世遭遇賢聖不離善處斯由身相續習善所致是故說曰今世亦後世也

為仁學仁跡 從是無有憂 當念自滅意

思惟不放逸者去五縛著不住五處終日思惟導引比丘修持禁戒戒有一業云何為二業一者二百五十戒二者柔順戒業出言柔軟不復害人受諸梵行人教誨之法所聞法教聞能遵奉不失賢聖出要之路是故說曰思惟不放逸也為仁學仁跡從是無有憂者定意不亂內懷慈仁加被眾生不習欲愛瞋恚愚癡但念思惟去離出愛求入寂定之室是故說曰為仁學仁跡從是無有憂云何當念自滅意常當專念守意不亂莫求彼短俸望其行已得正定外邪不入弊魔波旬不得其便或變其被服作父母兄弟來入詭燒善男子者不能得其便心已得定終不忘失無漏善法已得善法便受如來名號已受名號佛法便得久存是故說曰當念自滅意 善求出要

順從佛法 當滅死眾 象出華室

善求出要者疾求方便善求伴侶厭患生死貪欲遠離復求思惟惡露之觀雖處生死心不染著於生死出要者出生死也亦出三有更不受生出要者所謂出家學道修無上道離於家業出要者露精自暴不求覆蓋是故說曰善求出要也順從佛法者云何順從佛法守一正見不著邪部與行相應不缺道心行相應者何者是謂得阿羅漢不缺道心何者是謂除諸結諸不善法無邪倒見違此法

者則不與佛法相應是故說曰順從佛法也當滅死眾者云何名為死眾百八結是也求方便滅使不生復重說曰云何為死眾所謂生老病是亦求方便滅使不生豎弘誓幢擊四等鼓召受化人去生老病死懸解脫幡布大音聲遍滿世界普告蜎飛蠕動之類吾今已成等正覺道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

更不受有如實知之汝等亦當如我盡生死原入無畏城無復眾惱涉歷生死是故說曰當滅死眾也象出華室者昔有一人捕得大象繫以鐵鎖屬王波斯匿象甚凶暴傷害人民不可稱計或還害象破壞市肆生拔菓樹不可禁止波斯匿王即遣人眾圍捕縛束閉在華室繫鞞不與食猶暴難禁制是時王家更被暴象皆著器仗有所征伐夫象戰法有所攻伐必同聲喚時彼繫象聞知有外寇來侵境者象懷瞋恚頓鎖自擲踏壞華室馳走東西命敵而行眾人見已皆懷恐怖爾時世尊以天眼觀清淨無瑕穢見此暴象被繫得脫自命大敵欲摧滅之自求永安如來將欲現其勇猛為彼眾生現其大明亦使正法久存於世在大眾中而說斯偈

順從佛法 當滅死眾 象出華室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龍象出現必有所益雖為畜獸宿識極深生八難處離於仁義聞眾多象被鉀著仗欲攻外寇奉教齊喚象王聞者頓繫馳奔恐不免難畜獸愚暗猶尚乃爾況汝等比丘躬從如來聞句義味義句身味身不能斷縛著結使遠離生死自繫牢獄復

告四部眾夫世間繫者無有牢固為危為脆為磨滅法不能捨家斷慈慕心去俗因緣自不念道復不教人自行其道象之被繫未經旬日便自求脫得處無為汝等眾生染著生死追憶受身積如十方山岳目覩死者淚如十方四海人之遺髮計如十方生草猶尚不能得免眾難猶如重罪之人一歲三移出獄復入獄不自改愆求出無為何為貪著放逸不求解脫常處在家業多諸穢污養妻畜子家之重鞞念求方術捨慈著心時諸人民僉然心悟心開意解求出為道我等以斷世俗羈鞞復當方宜斷生死羈鞞用意精勤晝夜不停各各以次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是時如來見諸比丘各獲道跡歎說善哉為大族姓子行應真正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被三法衣出家學道修無上梵行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受有如實知之受人信施不唐其功堪能為人福田不但我今讚歎汝身諸得道者皆讚歎之亦能自利復能利人展轉相利則佛種不斷正法亦久存於世若有眾生以其衣被飲食床臥具病瘦醫藥時惠施者獲福無量不可稱計

若於此正法 不懷放逸意

斷生老病死 越苦度彼岸

若於此正法者內所修學皆謂正法不懷放逸縱情自用更不涉胎受若干生雖復受生於中國盡其苦原是故我說苦之原本是故說曰 若於此正法 不懷放逸意 斷生老病死 越苦度彼岸

放逸品竟

出曜經卷第七

出曜經卷第八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念品第六

念喜生憂 念喜生畏 無所念喜 何憂何畏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外道梵
 志素少子息唯有一子卒便命終晝夜追憶
 不能飲食脫衣露形在塚啼哭恒憶亡兒行
 來進止處所是時梵志出舍衛城到祇洹精
 舍至世尊所共相問訊在一面坐是時世尊
 告梵志曰汝今梵志諸根不定心意倒錯有
 何事故乃至於是梵志白佛唯有一子捨我
 命終不能逐亡苟存而已諸根豈能得定意
 不倒錯耶少小養育冀望得力今便捨我無
 常心意懊惱不能去懷自死已來晝夜追憶
 不離食息脫衣露形在塚啼哭恒憶行來進
 止處所世尊告曰如是梵志如汝所言皆由
 恩愛生愁憂苦惱梵志白佛不如瞿曇所說
 世人恩愛皆生歡樂時彼梵志聞佛所說亦
 不然可即從坐起儼頭而去道經戲村見有
 二人對坐博戲梵志見已便興斯念夫人處
 世高才智慧博古攬今敷於幽奧無有出此
 博戲之人我今可以瞿曇所說向彼二人宣
 耶時梵志即向二人說瞿曇所說言教時彼
 戲人謂梵志曰如是如是如汝所言恩愛合
 會皆生歡樂梵志心自生念我之所念與彼

不異即從坐起歡喜踊躍涉道而去如是展
 轉聞波斯匿王時波斯匿王語末利夫人曰
 卿頗聞瞿曇沙門所說恩愛合會皆生愁憂
 苦惱耶夫人白王如王所說恩愛合會皆生
 愁憂苦惱王告夫人汝是瞿曇弟子瞿曇是
 汝師豈得不說恩愛合會生愁憂苦惱耶末
 利當知恩愛合會皆生歡樂喜情內發共相
 娛樂何以故說生愁憂苦惱耶是時夫人前
 白言願聽微言以自陳啟若見聽者敢有所
 宣王報夫人恣汝所說夫人白王云何大王頗
 念婆耆利王女不耶復念流離大將軍不復
 念禹翅剎利夫人不王告夫人我甚愛念婆
 耆王女流離大將軍禹翅剎利夫人不去心
 懷斯須頃夫人白王言云何大王斯諸人等設
 當變易各就後世當有愁憂苦惱不耶王告
 夫人彼等諸人變易遷轉甚懷憂愁痛切回
 言夫人白言王念愛我不王報夫人甚愛於
 卿夫人白言設我遷轉變易不住者王復當
 愁憂不王告夫人甚懷愁憂不去食息心意
 倒錯或成狂病云何大王頗念迦尸拘薩羅
 國界人民不王報夫人甚愛敬念所以然者如
 我今日五樂自娛皆由拘薩羅國界人民得
 此歡樂云何大王若使拘薩羅國界人民變
 易遷轉當生愁憂苦惱不耶王告夫人若無
 彼人民則無我身那得不生愁憂苦惱乎如今
 大王以自證明恩愛離苦怨憎會苦如來所
 說正謂此義耳時波斯匿王心開意悟即勅
 夫人自今已後我為瞿曇弟子瞿曇為我師
 我今末利遙歸命瞿曇沙門歸命法歸命比

丘僧盡我形壽不復殺生是故說曰念喜生
 憂念喜生畏無所念喜何憂何畏念喜生畏
 者人得疾患瞻養病者恒生憂畏恐病不差
 或欲至他方或為王使或入海採寶家人畏
 懼恐行不全濟家人諫諭家有餘財足畢命
 生活何為遠涉艱難採致貴貨設汝去者兩
 頭俱衰或行安住衰或行衰住安是故說曰念
 喜生畏也無所念喜何憂何畏者云何設無
 所念喜能除欲愛何以故以其欲界憂根堅
 固掘根甚難是故說曰無所念喜何憂何畏
 有憂則有畏無憂何有畏耶憂盡則畏盡五
 滅十八滅此之謂也念喜生憂念喜生畏念
 喜已離遂捨狂惑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時有梵志大種稻田唯有一子在田守衛
 時天大雹雨傷殺稻子并殺其兒時彼梵志
 心懷苦惱馳走城市俛形露跣不避豪賤展
 轉以次到祇桓精舍然彼梵志應得受化如
 來玄鑒知應得度即化祇洹門外盡為稻田
 復作化人如梵志子梵志見已意即開悟稻
 田我子今故存在橫自勞苦在外馳走心意
 還定不復狂惑往至尊所頭面禮足在一
 面坐是時如來見彼坐定諸佛世尊常所說
 法苦習盡道四諦真如盡為彼梵志一一說
 之逆順三昧空無想願一一分別使彼梵志
 然大悟諸塵垢盡得法眼淨彼已得法成法
 無虛妄法無狐疑法自處如來眾無所畏法
 即從座起禮如來足自今已始受三自歸歸
 命佛歸命法歸命比丘僧盡形壽不復殺生
 是故說曰念喜已離便捨狂惑心意還正皆

由佛力不遇佛者則不成辦 夫人懷愁憂

世苦無數端 斯由念恩愛 無念則無畏

夫人懷愁憂者，眾生之類晝夜愁憂相對號哭，或時失性遂致狂惑，皆由恩愛戀慕所致。是故說曰：夫人懷愁憂也。世苦無數端者，衣不蓋形，食不充口，顏色萎黃，身體垢空，五親分離，廢諸伎術，皆由恩愛致此災患。人在世間遇諸苦惱，亦由恩愛不能捨離。是故說曰：世苦無數端也。斯由念恩愛者，生死久長，苦本難尋，愚者處中不自覺知，人相戀慕非徒一類，或念父母兄弟宗親知識死者，生者於中興念，追號啼哭，是故說曰：斯由念恩愛也。無念則無畏者，人去想念無所戀慕，則無愁憂苦惱。有家憂家有財憂財，有車乘鞍馬則憂車乘鞍馬，無車乘鞍馬則無所戀，無想念者何者是？所謂欲愛盡人，永斷無餘。何者？斷欲愛人，所謂徑取阿那含，不由二道，是謂斷欲愛人。無有想念，永處究竟不還欲界。凡夫愛未盡，雖獲五通不離三有。若失神足，悲怒隆盛，彈指之頃，還墮惡趣。方當經歷劫數，乃還復身。是故說曰：無念則無畏也。是故不生念

念者是惡累 彼則無諸縛 無念無不念

是故不生念者，人生世間由念生恩愛，由念變易諸有，愁憂苦惱皆緣念而生。是故說曰：不生念也。念者是惡累云何？猶世有狂夫身抱困病，以其病故，或殺五生，或殺百生，以救病者，謂蒙瘳降，不知病者受罪無數，或有病人殺生祠祀，亦望救命，正使病人藏置百重鐵籠裏者，於一重間盡安衛守，共相括證，不

聽司命來錄死者，此事不然，皆由恩愛致此

災變，或復有人知親別久遠來歸家，念彼人故殺害蟲獸，不可稱計，共相慶賀，以積殃禍之根。是故說曰：念者是惡累也。彼則無諸縛者，所謂縛者，羈絆人神不至無為，如契經所說：夫人染著愛心未盡者，有緣有因所趣生處，或彼終生此，有因有緣繫所繫，縛所縛，結所結，猶如智人及智弟子，若能作華鬘，先作長繩為本，因上織華鬘，以花為緣，得成華鬘，愛心未盡者亦復如是。有緣有因所趣生處，彼終生此，有緣有因得果證之人，不復經此諸縛之難。是故說曰：彼則無諸縛，無念無不念也。以離惱熱，念而無恩愛，無為樂遊戲第一義。是故說曰：無念無不念。念為求方便

非義未設權 權慧致大義 自致第一尊

念為求方便者，欲得修習無上智慧，分別深義，無有欺詐，已成此慧，終已無亂。是故說曰：念為求方便也。非義未設權者，云何非義？與此深義亦不相應，令人墮惡，不興善根。為諸智人所見嗤笑。若能改已往失者，令作將來福也。便為天人所嘆譽。權得消咎，於當時殖善本於來世。是故說曰：非義未設權也。權慧致大義者，云何？與善知識從事，教人正見，不順邪業，亦復不習外道異術，承受其義，所謂義者，無漏慧義，禪義，觀義，是故說曰：權慧致大義也。自致第一尊者，諸佛世尊奉持禁戒，不放逸人，執心牢固，不入邪聚，恒以禁戒誨眾，常求三業，是故說曰：自致第一尊也。莫與愛念會 亦莫不念俱 愛念不見苦

不念愛憂感 於中生愁感 消滅人根原

莫與愛念會者，昔有一人共相愛敬，不能相離，行則俱進，食則同甘，中共離別，各在異處，後復追憶，思共相見，屢遣信喚，欲得同處，卿若不來，益吾愁矣。此人怨家與彼人親親，彼其來喚，寧可共赴其命耶？遂便從命，相與共往，別久相見，內懷歡喜，見彼怨家，憤不悅，在其隱處，親親義言，奚復與我怨家遊止同行？我不喜見，得此言說，愛著偏多，便共俱還。其後思想復遣信喚，如是再三，復語親親，何故與彼人遊處耶？其人報曰：愛至待厚，退忘來言，即復報曰：思見所歡，復見惡緣，我今何為？乃爾戀著親親，兩不相適耶？即便捐家妻息，出家學道，復有一人，唯有一子，為羅剎鬼所持，晝夜憂念不能捨離。時羅剎鬼全舉小兒，詣鬼住處，經十餘日，彼人不見其子，晝夜憂念，死而復蘇。羅剎鬼復將兒還，父見兒喜，不能自勝，終日抱弄，視無厭足。若見羅剎鬼復懷愁憂，衣毛為豎，復經十日，羅剎鬼復將小兒還，詣鬼國。父後追憶不離，食息如是，數反遂成憂疾。其父思惟：人生憂惱其苦萬端，我今宜可捨家為道，即便出家，得在道次，爾時世尊欲度彼人等，示現權慧安處，無為在大眾中而說此偈。莫與愛念會 亦莫不念俱 愛念不見苦 不念愛憂感 於中生愁感 消滅人根原 世尊說曰：恩愛猶尚不可戀慕，況非恩愛而可親近。時二比丘內自思惟：如來所訓，正為我等，宜自謹慎，修無上梵行，晝則經行，夜則坐禪，未經旬日，即獲道跡，身能飛行，眼能徹

視六通清徹無所罣礙。於如來佛法為有反復。咄嗟恩愛不可恃怙。諸結使盡得羅漢果。善哉福報如影追形。福業冥報如油津衣。身自衰喪罪福不朽。

朋友知親多 長夜愁憂思 念離甚為苦

愛念就後世者。父母兄弟姊妹中表。及諸知識男女大小。從今世至後世流轉不停。是故說曰。愛念就後世朋友知親多也。長夜憂思啼泣號哭。蓬頭亂髮。捶胸懊惱。是故說曰。長夜愁憂思。念離甚為苦者。恩愛已離。或在何方。或復命終。所求不得。所念不從。是故說曰。念離甚為苦。

念色善色容 念色善色容

天身而別住 極樂而害至 為死王所錄
念色善色容者。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上空界有天名歡樂。過差展轉共集。作倡伎樂。終日無厭。由其歡樂。過故從彼命終。今生此間。比丘當知。復有天名曰喜笑。展轉共集。舉聲大笑。終日無厭。以其笑過差故。從彼命終。來生此間。是故說曰。念色善色容也。天身而別住者。晝夜戲笑。不計無常對至。謂為受天之福。無有窮已。極樂而害至。作倡伎樂。舉聲大喚。皆是害本。皆當捐棄。壽非久保。便為死王所攝。隨形料簡。科量罪福。分別善惡。重罪付鑊湯。輕付鬲子。平正如水。齊量如概。是故說曰。為死王所攝也。

若人處晝夜 消滅念愛色

自掘深根本 不越死徑路

若人處晝夜者。專精一意。斷欲界欲愛。永盡無餘。晝則勤精。夜則諷誦。是故說曰。若人處

晝夜也。消滅念愛色者。已滅已盡。度有至無。無復悲怒。是故說曰。消滅念愛色也。自掘深根本者。或時掘念根。或掘愛根。或掘戀慕宗親縛著之根。著勇猛服執智慧。鑷掘三毒根。永使不生。是故說曰。自掘深根本也。不越死徑路者。愛著田業財寶七珍。皆為死徑。心意戀著。初不捨離。亦是死徑。當求方便。超越死路。至不死處。是故說曰。不越死徑路也。

不善像善色 愛色言非愛

苦謂為樂色 放逸之所使

不善像善色者。善者意所貪樂。終日翫習。而不捨離。為人稱譏。如此眾善。除捨遠離。為智者所譏。為智者所棄。為智者所責。是故說曰。不善像善色也。云何愛色言非愛。愛者無欺。無詐。令人憂惱。所欲不果。遂生愛戀。是故說曰。愛色言非愛。云何苦謂為樂色。樂者身中諸根寂靜。不亂。志性安和。不興亂想。亦能使人生眾苦惱。先歡而後憂。是故說曰。苦謂為樂。放逸所使者。放逸之人心不常定。與諸五親共相娛樂。生欣怒心。放意自恣。是故說曰。放逸之所使也。

夫欲自念者 樂為惡根本

夫欲自念者。若人欲自愛身。當先愛彼。不由此愛。傷害生命。是故說曰。夫欲自念身也。云何不與惡人共居。世間多諸畏懼。與惡從事。遂積重罪。不與惡共居者。身口意常清淨。是故說曰。不與惡共居也。此則難獲得者。不修善本。不教一切眾。生立於根門。亦復不能廣化未悟。是故說曰。此則難獲得也。樂為惡根本

本者。夫行惡人終無有樂。心在殺害。修不善本。是故說曰。樂為惡根本也。

夫欲自念者 善宜自守護 猶如防邊城

深塹固乃牢 失三離三者 智者宜自悟

夫欲自念者。猶如邊城常當守護。自防護身。亦復如是。或畏外寇來入境內。復恐自下私竊叛逆。復畏內人與外情通。內心城者亦當如是。常當三事防護。恐外結使賊來入境內。復畏心所念法與外塵同。內不思惟。投計塵勞。心城危險。難賞難護。多諸恐懼。守護堅牢。無有恐懼。心城亦如是。守護牢固。無有恐懼。是故說曰。夫欲自念者。善宜自守護。猶如防邊城。深塹固乃牢。失三離三者。智者宜自悟也。

夫欲自念者 藏而使牢固

猶如防邊城 內外悉牢固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是時世尊告諸比丘。若邊境郭七業成就。四食充實。易滿。外寇欲來攻者。終不能得。除其內人與外通也。云何邊境七業成就。於是邊境鹿角。外防牢固。不可移動。是謂邊城初業成就。外寇不能得壞。復次邊城掘塹深廣。修飾極妙。是謂邊城二業成就。外寇不能得壞也。復次邊城造其却敵。以俟戰鬪。是謂邊城成就三業。外寇不能得壞。復次邊城戰具備足。弓弩機關。飛輪水道。融鐵雷石。戈矛利稍。內備退道。是謂邊城成就四業者。外寇不能得壞。復次邊城四面安四種軍。象軍馬軍車軍步軍。除其內人與外通者。是謂邊城成就五業。外寇不能得壞。復次邊城。瞻守門戶。持時曉夜。

解知號令即別善惡。識者聽入不識者不聽入。是謂邊城成就六業。外寇不能得壞。復次邊城高峻內外割治。除其內人與外通者。是謂邊城成就七業。外寇不能得壞。云何邊城裏四食充滿。外寇不能得攻。復次邊城饒薪多水。除其內人與外通者。是謂成就初食。外寇不能得其便。復次邊城豐饒穀米庫藏充滿。除其內人與外通者。是謂邊城成就二食。外不寇能得便。復次邊城饒稻麥豆。除其內人與外通者。是謂邊城成就三食。外寇不能得其便。復次邊城饒諸熟食。油酥脂膏魚脯乾肉。是謂邊城成就四食。佛說此偈。內外牢固。竊寇賊不得其便。是故說曰。猶如邊城內外牢固。常當專意內無色。想除外色。外無色。想除內色。內外無色。想除內外色也。

當自防護。時不再遇。時過生憂。墜墮地獄。當自防護者。執心不亂。諸根寂定。目見生死。災害熾然。修諸善法。知泥洹城清涼無為。防護穢濁心垢之惱。是故說曰。當自防護。時不再遇者。於億千萬劫。乃遇一良時。雖復遭遇。或前或後。或生中國。與賢聖相遇。諸根不缺。宿種功德。遭值佛世。汝等宿緣。堪任斷結。越次取證。盡諸有漏。成無漏行。是故說曰。時不再遇。時過生憂者。從無數劫。積善所致。乃遇良時。良時已過。悔無所及。有八事。中間不得向王。有所陳啟。云何為八。王遭喪難。不得有所陳啟。王身遇熱患。不得有所陳啟。王飢未食。不得有所陳啟。王入深宮。不得有所陳啟。王或入庫藏。或侵他境。不得有所陳啟。王或與鼎臣

共議。不得有所陳啟。有人發舉陰謀之事。不得有所陳啟。王獨坐靜默。意有所規。不得有所陳啟。俗間八事有所禁忌。不得自宣。今此內法亦復如是。在八無閑。不得興發善心。云何為八。或遭喪難。親族死亡。不得興發善心。在八地獄。十六鬲子。刀山劍樹。火車爐炭。受諸苦惱。身爛心焦。於其中間。不容善心念道。或在餓鬼腹。如泰山。縱廣數十由延。咽如細鍼。長數十丈。一寸千鬲。爾時。意荒心念。飲食。於其中間。不容善心念道。若生六天。一男服飾百億莊嚴。食以甘露。玉女圍繞。視東忘西。視右忘左。如數疾輪。無有端緒。於其中間。不容善心念道。若生邊地。夷狄之中。無佛法。眾不聞三法之音。語不真正。心無篤信。生在邪見。或生長壽夭。於其中間。不容善心念道。或生中國。手脚不具。六情不完。或聾盲瘡癩。於其中間。不容善心念道。或生佛後。五無間處。於其中間。不容善心念道。若佛興出於世。其人在邪見家。不信三寶。與顛倒相應。於其中間。不容善心念道。是謂八不閑處。善不與惡俱。惡不與善俱。佛告比丘。如我今出現於世。如來至真等正覺。十號具足。敷演道義。上中下善。志趣滅度。未度者。是故說曰。時過生憂。墜地獄中。

遍於諸方求。念心中間察。頗有斯等類。不愛己愛彼。以己喻彼命。是故不害人。遍於諸方求者。心念十方。何等眾生。不畏死。不懷恐懼。復有何等眾生。不念樂。不患苦。復有何等眾生。具一切眾行。而自娛樂。是故說曰。遍於諸方求也。念心中間察者。心常憶念

行業之本。行業有二種。一者淨觀。二者不淨觀。智者淨觀。不智者不淨觀。是故說曰。念心中間察也。云何頗有斯等類者。若大若小。若好若醜。各自有性。彼彼自相念。如念己身。無異。是故說曰。頗有斯等類也。不愛己愛彼者。人之受形。四大俱等。命根一類。無有高下。彼命此命。俱終變易。是故說曰。不愛己愛彼也。以己喻彼命。是故不害人也。一切皆懼死。莫不畏杖痛。恕己可為譬。勿殺勿行杖。

一切皆懼死者。五道眾生。迴轉四流。皆畏楚毒。自護己命。世尊說曰。若欲護己者。不當行楚毒。世間狂夫。橫行罪業。或以刀杖。共相傷害。戲笑為惡。號哭受痛。懷毒陰謀。禍及門族。是故智者。絕禍於未生。資福於無形。是故說曰。一切皆懼死。莫不畏杖痛。恕己可為譬。勿殺勿行杖。夫行殺者。生輒短命。是故汝等。當避於殺也。譬人久行。從遠吉還。親厚並安。歸來喜歡。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舍衛城裏。有人名曰鍾磬。宗族五親。不可稱限。己身貧匱。乏諸財產。衣不覆形。食不充口。五親相見。皆依頭而過。鍾磬自念。五宿少福。生不遇時。自知貧困。五親離薄。出則為人所笑。入則為妻兒所責。寧出此國。造他方土。死活由天。安知餘事。正使處他國土。寧彼死亡。不在此求活。時彼鍾磬。即出國界。適他邦域。賣庸客作。勤力生活。憶本窮悴。為五親所薄。晝夜勤勤。不暇食息。漸漸積財。無數金銀珍寶。車乘馬。珊瑚。琥珀。駱駝。驢騾。及以車輿。載致珍寶。歸還本國。諸五親。聞鍾磬多獲珍寶。還來歸

家盡出迎逆，與家別久，亂髮鬢長，衣裳垢塗，步負錢財，五親不識，而問曰：鍾磬今為所在？鍾磬報曰：乃在於後。斯須自到。五親留待，復問後人：鍾磬所在？後人報曰：鍾磬最在前。如是經久不見鍾磬，鍾磬但言在後。後人復言在前，遂欲至家不識鍾磬。時諸五親捉鍾磬，奴指示鍾磬，五親得與相見，與卿別久，各不相識，人存形變，乃至於斯。今我五親故來迎卿，何為面欺？故言在後。鍾磬報曰：我非鍾磬，後車載寶貨，乃是鍾磬。曩昔貧悴，為諸五親所見，輕忽對面相見，佞頭而過，汝今何為求於鍾磬？五親報曰：我等接遇卿者，今日何由得致此財？雖爾五親不多如本，不及盡往城外，共相問訊，沐浴澡洗，更著新衣，入城歸家。至明清旦，辭五親，遠來日久，欲往禮觀，問訊諸親，報曰：我等亦欲隨從。是時五親相將，共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見眾坐已定，便說斯偈：譬人久行從遠，吉還親厚，共安歸來，喜歡。爾時鍾磬及諸五親歡喜踊躍，善心生焉。即起長跪，請佛及僧至家設供。如來默然受請，明日時到，著衣持鉢，比丘僧眾前後圍繞，往造磬家，各各次坐。鍾磬手自斟酌，行甘饌飲食，食訖行水，更取小坐在如來前，而受祝願。如來說偈：

好行福者，從此到彼，自受福祚，如親來喜起。從聖教，禁制不善，近道見愛，離道莫親。近與不近，所往者異，近道昇天，不近墮獄。爾時鍾磬及諸五親聞佛所說，心開意悟，即於坐上得盡信之法。

樂法戒成就

誠信樂而習，能自勅身者，為人所愛敬。樂法戒成就者，眾生之類，習於法教，修諸善法，戒成就者云何？若有眾生奉持禁戒，無毫釐失，持此戒福，復生梵天，受福無窮。此則缺戒不奉禁律，何以故？由其橫質天福故。若復有人奉持禁戒，毫釐不失，持禁戒福，不求生天，為梵身帝釋，不求作魔王，不求作轉輪王，典四天下。我今持戒之福，求於無上，等正覺，是謂名為戒成就。是故說曰：樂法戒成就也。誠信樂而習者，執信堅固，常樂修習，心不恐懼，亦無亂念。一一篤信所行真實，常處有記，不處無記。出言至誠，不說彼此。是故說曰：誠信樂而習，云何能自勅身？夫行善者，自為己身，以物惠施，自愛其福，奉持禁戒，捨放逸意，求於濟神，為後世作橋梁。論經說義廣採異，同亦為己身。是故說曰：能自勅身也。為人所愛敬者，執行之人，所遊方域，為人所敬，歎說其德。福由人弘，名稱外被，是故說曰：為人所愛敬也。

為人所愛敬

七寶殿堂受福自然，是故說曰：後生於天上。教習使稟受，制止非法行。善者之所念，惡者當遠離。教習使稟受者，在於法功德中，教授正法，隨彼所須，而演其教。是故說曰：教習使稟受，制止非法行者，非法行者，人所憎惡，多興亂念，眾惡之原，令人墮地獄，餓鬼畜生。是故說曰：制止非法行也。善者之所念者，修善之人，善德具足，終不使人至於惡道。是故說曰：善者之所念也。惡者當遠離者，惡知識者，即是惡也。行不至要，動與惡俱，心中所念，以惡為首，是故說曰：惡者當遠離也。善與不善者，此二俱不別，不善生地獄，善者生天上。善與不善者，各自別異，一者妙，二者非妙，一者定，二者亂，一趣善道，二趣惡道，一得善譽，二致誹謗。是故說曰：善與不善也。此二俱不別者，從此人間，終亦從行地死，從此造業，而致來變。是故說曰：此二俱不別也。不善生地獄者，惡知識人，修不善行，己所施為，亦欲使人同己。是故說曰：不善生地獄也。善者生天上者，所謂四雙八輩十二賢士，修善本遊虛無，不樂世煩，是故說曰：善者生天上也。

出曜經卷第八

出曜經卷第九

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

戒品第七

慧人護戒，福致三寶，名聞得利，後上天樂。